枫叶蜜情

姚濬棵 著

獻文

我們懷着無限敬意的心

將

慈父的嘉言懿行、生活、思想、點滴片段輯錄成

這本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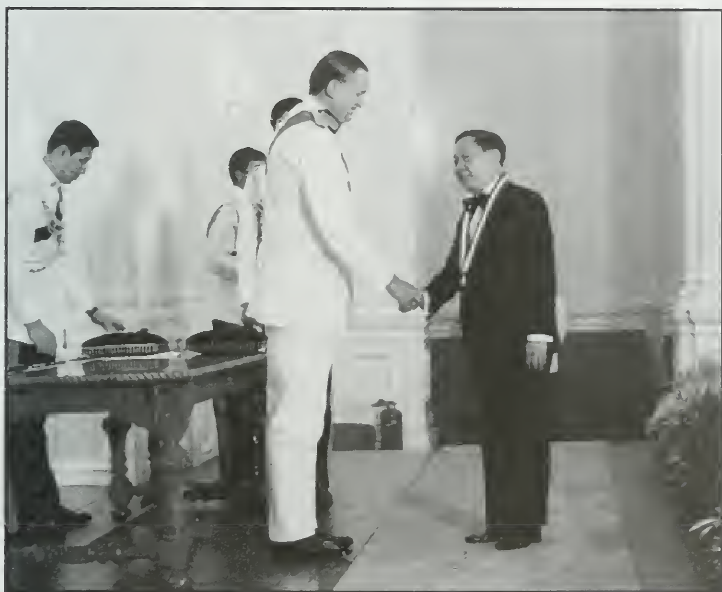
奉上

他八十歲的獻禮

和他所有熱愛文學，嗜好寫作的朋友。

姚錦如及弟妹們　謹啟

一九九九年於多倫多



一九七七年接受港督麥理浩爵士頒發
英皇榮譽勳章（攝於港督府）

作者簡介



姚漢樑先生

姚漢樑是廣東潮洲澄海人，一九一九年生於香港。他自小酷愛文學，中學畢業後在香港文商學院進修新聞系，熱心文化工作，經常在各報發表文章，積稿盈尺。

在抗戰前三十年代，姚先生曾任循環日報編輯，主掌文藝周刊。戰後他又主編華僑日報的「劇影藝術」，香港年鑑的「報業專欄」。他經常主辦「文藝講座」及「文藝叢談」各種文化活動，一九七五年創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至今未撤。

姚先生一向喜歡寫作，包括散文，遊記與劇評。六十年代抽空到日本旅遊一月，回港後以松庵筆名出版了「日本情趣」，甚受歡迎。一九八三年移居加拿大，退而不休，繼續寫作工作。九七年以江山故人筆名，出版了「驀然回首話香江」。此書是他將過往數十年所撰寫的文稿編集而成，透過三十年代至九七回歸的香港逸事，人物掌故，印證香港的變遷，緬懷在香港渡過的歲月。

「楓葉寄情」一書，選自他移民加拿大之後的近期作品，分為三輯。第一輯「生活隨筆」描述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寫照，有他自己體會的，也有別人與他分享的經驗。第二輯「遊跡獵影」選自他近十年所寫的遊記。第三輯「漫步人生」共十八篇，記錄了他的人生體驗，個人感想，有輕鬆快樂的一面，也有令人讀了唏噓不已的痛苦回憶，可算是他個人的自傳。

我的「老友」姚漢樑先生



一九九八年參觀黎炳昭先生師生聯展
（攝於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能稱得上「老友」、確實是不簡單的事，緣份加上恆久互惠的關係才名符其實。否則泛泛之交又怎能配稱！

一九六一年，我曾在成人教育中心擔任戲劇組導師，留意到以「寒連」筆名撰寫劇評於華僑日報戲劇版。那個時代，中英劇社鼓吹劇運不遺餘力，在熊式一、黎覺奔、鮑漢琳、姚漢樑、張清等諸位倡導之下，青年對戲劇演出蔚為成風，也許當年年青人活動不像今日的多元化，選擇不多之故。

一九六二年香港國際聯青社在姚漢樑總監策劃下，在香港首次主辦文藝叢展活動，內容包括有繪畫、寫作、戲劇、辯論、演講等。將文藝運動掀起了熱潮，影響香港深遠。那時，我也受邀選派多位學生參加，成績頗為理想，當年得金獎的同學如今已是專科醫生了，在頒獎禮中認識了姚漢樑先生。

卅多年來我們合作無間，互相參與文藝活動。一九七三年，我創辦香港兒童美術教育協會，姚先生擔任會董，合作更加頻密，諸如兒童合唱團、兒童歌劇訓練班、暑期兒童美術免費訓練班、國際文化交流展、旅遊、足球比賽、專題講座等等。我們辦得起勁，做得開心；讓我渡過多采多姿的壯年，生活充滿喜悦。姚先生與我在年齡上雖然有一段距離，但無碍思想溝通，合作愉快。

姚漢樑先生積極推動文化，藉聯青社關係將香港導至國際化交流活動，功在香港。故在一九七七年獲得英女皇頒發名譽勳章以表彰，實當之無愧。

姚先生觸覺敏鋭、文筆流暢、感情豐富；他的新詩、散文、遊記、電影劇評、掌故，歷

年發表於報章、雜誌上，深受讀者歡迎。昔前華僑日報每年出版的華僑年鑑，姚先生搜集的資料豐富，重要文章多出於其手筆。而其生活閱歷深，強聞博記，口才了得，經常擔任電視客座主持：潮州功夫茶，屈原端午話龍舟．．．等的節日典故，娓娓話來，將中華文化宣揚，薪傳年青一代。

一九八三年，姚漢樑先生擺脫雜務，與妻赴加定居，頤養天年、含貽弄孫、生活優悠，跟我仍保持魚雁之音；每次接到他的信件，總要花一段時間去揣摩。他的草書中的草書很難明白。據悉，他的稿件祇有當年華僑日報的老「黑手黨」才可清楚明白；否則外投稿件就要勞動姚太重抄一次了。也許這是保持夫妻緊密合作的一個秘訣吧！

一九九三年姚太太早登仙界後，他的情緒顯得很低落、沉默寡言，跟以前判若兩人，已再無執筆之趣，正是執筆思愛妻，靈感溜走了。其後在眾子女的鼓勵下，並為其負責重抄稿件，在孝的感召下漸恢復信心，思維再續，文采依然，記錄着生活的跡痕。

今逢姚漢樑先生八十高齡，眾子孫將其近年所發表的文稿，選輯成書作賀禮之意，復可分贈朋友分享他的心得；這委實是最懂寫作人的心理，這種喜悅姚先生定然感受和體會得更深——子孝孫賢的大家庭。

黎炳昭寫於多倫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姚漢樑先生熱心隨主



一九八八年馮家亮法政牧師伉儷代表教友贈送賀禮

我在一九八六年認識姚漢樑夫婦，是通過周近仁醫生夫婦介紹的。周太鄔倩陶，是姚氏夫婦大女兒錦如的同學。她告訴我錦如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很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信主。用錦如自己的話說，是希望將來到天堂的時候，能見到爸爸媽媽也在那兒等她相會，錦如還說，要媽媽受洗信主，應該沒有問題，爸爸可能有些困難。

於是，我探訪了姚漢樑夫婦，鼓勵他們參加教會的活動，後來我又邀請他們參加學道班，其實是洗禮班。很意外地，姚太一口答應，姚先生也不表示反對。他們倆位從不缺課，上課時，姚太非常常留心聽講，姚漢樑弟兄也沒有因為他的學識，經驗都比我豐富而提出質疑，甚至刁難。相反地，他們夫婦二人都非常誠懇地追求基督的真諦和信仰的要義。可能是他們一向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很快地就和主內弟兄打成一片，做了教會內非常活躍的成員。數個月後，他們夫婦同領聖洗，從此熱心隨主。

在我認識姚氏夫婦這段日子裡，我體察到他們夫婦二人都非常有愛心，他們彼此相敬相愛，對別人體貼關心，又樂於助人。在他們洗禮後兩夫婦更加將愛主和愛教會的心，充份地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中表現出來。姚太酷愛唱頌聖詩，姚弟兄則熱心分擔教會的工作，兩人的靈性生活，不斷增長。我們可以總括地說，對於愛的真義，姚氏夫婦都早已明白和實行，洗禮信主，在他們來說，只是將他們心中的愛提昇到愛上帝和接納上帝的愛。

姚弟兄熱心隨主十二載，對教會頗有貢獻。他不但是教會中的值理，而且因為他文思快捷通暢，所以擔任了教會的書記很多年，後來又被委任為教會記錄的負責人。姚弟兄熱心教會工作，她太太是他的左右手，賢內助，這是眾所皆知的，因為姚弟兄的草書字體，龍飛鳳

舞，只有姚太看得懂。姚弟兄作教會書記的時候曾告訴我，所有他寫的教會記錄，都是經嫂夫人謄抄後才存入記錄冊的。

現在姚氏夫婦已先後息勞歸主，我們雖然心裡捨不得，但值得安慰的，是他們已安息主懷，在天家團聚。姚先生的遺作「楓葉寄情」由他的女公子錦如及眾弟妹們謄抄校對，會在短期內出版。我有幸閱覽文稿，知道這本書不單可以讓我們欣賞到姚漢樑弟兄的文采，更可以透過他的文章，更深切了解他生命中的溫情，從而對他所認識的世界，所歸信的主耶穌基督有更深的認識。

上帝愛姚漢樑夫婦一生，而在他們信主後，他們也一直愛上帝，願「楓葉寄情」能將上帝對他們的愛，他們與我們之間的愛，和我們對上帝的愛，緊緊地連繫在一起。

馮家亮法政牧師寫於多倫多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三日

序



父親年青時活力充沛

從我牙牙學語開始懂事到現在年邁半百準備退休，父親在我心目中一直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在幼兒期及讀小學那一段日子，我當父親是個「大英雄」和「通天曉」，因為他有問必答，真是什麼都懂。在我的小生命中，他扮演多樣角色——家課教師、游泳教練、遊戲同伴，還有護士和醫生，因為他連打防疫針和種痘，都是自己一手包辦，真是個「萬能老倌」。

長大了入中學，對父親的印象有了改變，他不再是個「通天曉」，因為有些我在學業上的難題，他未必是逢問必知，逢答必準，但對父親好學不倦的態度和熱心文化工作的精神，我卻是非常欽佩。父親雖是從父經商，但不忘寫作，他作詩填詞、撰散文、寫遊記，在文壇上非常活躍。父親白天忙店務，晚上還要去文商學院進修新聞系。那時他已是八個孩子的父親，還記得大哥剛剛考了車牌，我們一群孩子，每晚接送父親上課下課。父親送孩子上學見得多，但孩子送父親上學的情形卻極少見，所以一時傳為佳話。

我仰慕父親，父親也很欣賞我這個大女兒，因為我也很嗜好文學，不但懂得賞識他的傑作，也模仿他發表文章，讀書時在報章上的「學生園地」登稿，讀大學時則發表學術文章。父親常讚我「有乃父作風」，我也笑着回答一句「虎父無犬女」。

九三年母親病逝後，父親變得沉默寡言，意志消沉，寫文章的靈感完全消失了。每次鼓勵他寫稿，他總是回答說：「沒有人懂得看我的潦草字，替我抄稿」。雖然我們毛遂自薦，自願替他抄稿，他總是搖頭不語，好像對我們的抄稿能力，完全沒有信心。

九四年我說服了父親去星洲，在我家小住一月，陪他到澳洲及印尼等各地去旅行。他居然寫了「獅城夜雨」和「乘氣球觀日出」，我真是又驚又喜，連忙替他抄了稿去發表，用事實來証明可以「女代母職」負起抄稿的任務。寫完了「癌奪吾妻」和幾篇思念母親的文章後，父親又慢慢地恢復了寫稿的心情，我們也透了一口氣。因為寫作對父親而言，重要有如他的生命，他對寫作恢復興趣，就等如對生命恢復興趣。

自此之後，父親每到一處，都有人替他抄稿，在香港有他的外孫女，回返多倫多後，則由四兒和五女代筆。九七年還出版了「驀然回首話香江」一書。

父親曾許願寫一本自傳，還打算題名「八十年來家國」，但一直執筆未成。趁他已達八十高齡，將他近年的作品整理一下，出版這本「楓葉寄情」，完成他的所願。

姚錦如寫於多倫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目錄

第二輯 遊跡獵影

第三輯

第一輯　生活隨筆



退休後遊山玩水



一九九一年與兒孫們同樂（多倫多）



攝於多倫多家居後院



一九九八年與兒孫聚餐



與四兒一家合照（攝於一九九四年新年）



一九九五年返港探親與女兒及外孫們合照



一九九八年女兒祝壽

自是楓林秋千里　滿車載得紅葉歸

加拿大有「楓葉國」之稱，所以國旗兩邊紅色，中間白底繪上一片三角形分裂三瓣的楓葉，雖然楓樹不是加拿大所獨有，但是楓樹之多則是無可置疑的。

楓葉在春夏季節，都是綠葉成蔭，與其他樹木無大分別，並無足觀之處，但是到了秋末，由綠轉紅，遍山殷紅滿目，璀燦耀目，使人陶醉在如幻如夢的境界中，嘆贊不已！

但是能夠觀賞到「透天飄紅」的時刻並不很長，祇有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短短二十日；因此，一般旅行社，都會在這段時間內，舉辦「觀賞紅葉團」的旅行節目。

太早則綠未變紅，太遲則落葉脫枝，變成脫枝瘦骨，了無情趣。

筆者選擇十月一日至三日的一團，由多倫多向北進發，中午在撒賓利（Sudbury）午餐（這裏有一個 Big Nickel 的鎳礦廠，產量為加拿大之冠，可惜沒有時間參觀），黃昏抵達蘇聖瑪利市（Sault Ste Marie）入住酒店。

沿途公路兩邊有大大小小的湖泊，也有斷斷續續的紅葉群，微雨中過了一村又一村，上高落低，當從高處下坡的時刻，前面水光接天，一望無際，雲海蒼茫，分不出是雲是水，還是陸，很有「天地與我合一」的感覺。

導遊指着路邊掠過的楓樹說：「今天還未紅透，後天我們回程時一定會紅得更多。」

第二天清早，旅遊車駛到火車站去，乘坐 Algoma Central Railway 的火車去亞加華峽谷公園觀賞紅葉。

加拿大藝術家「羅雲夏理士」（Lawren Harris）六十年前坐過這火車時，宣稱他已找到天堂，現在「天堂」仍然存在，要欣賞紅葉，這條火車路是最佳去處。

火車沿着亞加華山谷進發，兩邊盡是楓葉，有大紅、淺紅、橘黃、淺黃、深黃各種顏色，陽光普照射葉瓣，通體透明，醉人欲滴。

憑窗外望，時雨時晴，山邊的石塊已有初雪的痕跡，掠過車旁的楓葉，紅的程度有深有淺，也有落盡了鋪滿山坡，無人清掃，任由它腐化了變為肥料，紅消香斷有誰憐，正是「林花謝了秋紅，太匆匆」，驀然間又露出了禿枝了。

狂風飛掃，很多落葉撲窗而來，如果車廂是開蓬的話，一定滿車都集聚了紅葉，帶回家裏去。

避忌

我移民來加，初來報到，一個在這裡住了多年的朋友告誡我說：千祈不要問人家做甚麼工，可能他正在餐室洗大餅，或者剛剛被老板炒了魷魚，賦閒在家。更不可問他一個月賺多少錢，如果他高薪厚酬，自然會在你面前誇耀，不必動問。

更加不可以問他的婚姻狀況，可能他正在辦離婚手續，也可能他剛與太太分居，很難對你說。

千萬不可以像香港一樣，隨時串門子，造訪人家，隨時登堂入室，要先在電話裡約好日期時間，然後專誠拜訪，免得人家臨時周張，一屋裡雜亂無章，失禮死人，也可以預先支使不想給你見到的人離開，免得見面尷尬。

遇見陌生人，也不要問他年齡多少，很多人未老先衰，也有人恐怕自己太年輕不夠成熟，給人見外，也不要問他住的屋是買的還是租的，買多少錢或租多少錢，一次過付清還是分期供款。

所以見面哈哈哈，什麼都不用說，他自認威水的自然會報上家門，不勞動問，彼此心照，皆大歡喜。

廿四小時仍嫌少

在香港，我也可算是一個大忙人，日間朝九晚五，例行傷腦筋做生意搵錢外，身兼十幾個社團的首長或要職，每星期開上十個八個會議，夜間應酬多多，春節期間春茗一夜裡常時要走幾處，年近歲晚，嫁娶旺季，尤其是好日子的週末週日，幾處喜宴撞期，順得哥情失嫂意，事所難免。來來往往的客人，一星期裡跑十次八次啟德機場是平常事，這是迎送生涯的苦況，難以說人知！

遠道稀客，更非導遊一番不可，新界、香港仔、太平山、老襯亭，被迫一遊再遊，非達千百遊不可，連那處有塊特別的石頭也記清楚，拍回來的照片幾乎每次都是同一角度同一背景，衹是不同人物而已。因此，時常嘆老天爺不會為我設想，一天裡衹有廿四小時，總是不夠分配，即使晚上衹睡四五個鐘頭，公事私事一樣會堆積未清，無日能了！

有幸卸下繁務，退休去也，一心以為移民加拿大，做個化外之民，從此優遊歲月，不再為塵事栗六而煩惱，人們也為我嘆息，認為去了加拿大後，一定把我悶個半死，空閒寂寞，無以聊生，說不定逗留一頭兩個月，便要打退堂鼓，回返香港捱世界。

尤其有些人更認為我是（跛腳、盲眼、聾耳）的人物，因為知道我的英文英語不靈光，既不會駛汽車又聽不懂鬼佬說鬼語，所以一定得閒到發瘋，一日廿四小時怎樣渡過？

不道來了多倫多，新知舊雨一樣多，列出幾張紙的名單，如果每天約一個人飲茶的話，輪迴四個月也不會重複。

自己不會駛車，公共車輛非常方便，車站的名字不會唸出來可以記字母，認字頭，可惜交通雖便而路程太遠，從家裡出一次舊唐人街，快則一小時半，慢則兩小時，飲一次茶花兩個鐘頭的時間，加上來回交通四小時，一日的時光便完蛋，別的事情不用幹，尤其是冬天時份，下午五時便入黑，飲完

茶後便要趕急回家，所以連專映中國片的戲院也不曾去光顧一次，平白錯過了很多好電影。

每天的例行工作，早上七時起床，等兒媳梳洗後吃過早餐上班去也，自己幫老妻孫女們做些早餐，送她們上學後，已近九時，幫洗碗碟放衣服落洗衣機，焗乾摺起，看看信箱有沒有來信，慣懶作答愛書來，讀到友人家人的來信時，是最快慰的感受。

信讀過後，回信寫稿，瞬息間已是中午，又要預備午飯，午飯是老妻的責任，但是幫食幫洗也要花時間。

午飯後午睡片刻，睡醒了冬天洗澡，夏天沖涼，三時過後是讀報看書的時間，堆積的書籍、報章、雜誌永遠沒有看得完，又是晚飯的時間了，做晚飯是兒媳的事，卻也要花時間落肚。

晚飯後是看電視的時間，單是一個中文台的銀色、黃金、鑽石、白金劇場已經夠你銷磨，還有英文的電視台，有時遇到借來租來的錄影帶，可能一連看到半夜兩三點，一日衹有廿四小時，確實太少！

如果看一次醫生，或者有外來客，應酬招待，便打亂了原定的秩序，要追補缺失更難堪，誰說移民太寂寞？■

紅葉滿階閒不掃

瞬息間，短促的夏天飄去了，更短促的秋天也眨眼間消逝了，觀賞紅葉的季節衹有一個星期，太早葉未紅，稍縱葉已辭柯，落紅滿地，留下光禿禿的枝椏，像山火燒過後條條炭頭的樣子。

當紅葉遍地的時候，城市裏的街道或許還有清道夫掃歸一邊，裝入垃圾袋裏，很多住宅門前與行人徑，給秋風一吹，聚在門角積成一大堆，閒秋萬種，也懶得去清理了，把門打開，很容易便有落葉吹進屋裏，索性任它吹個夠，然後關上門來，逐葉逐葉的拾進袋裏，把它埋到泥土下去，讓它腐化了，變作肥料，到了春來花再發，也正好「化作春泥任護花」。

不着人跡的山林野嶺，到處都有落葉，當然無人去掃，那便塵歸塵、土歸土、造物主教它循環相息，永無了期。

中國有一個很浪漫化的故事：「紅葉詩媒」，話說有一個才子停立宮牆外，御溝流出一片紅葉，是宮女題詩葉上，寫著「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才子也和詩回贈：「曾聞葉上啼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投入御溝，竟然能夠溯流而上，由此暗通款曲，適逢天恩驟降，遣散宮娥，得與書生相見，果然締結良緣，終成眷屬。

可能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是故老相傳，頓增紅葉的韻事，未嘗不是妙事。

楓葉國眾多的紅葉，可惜沒騷人墨客，構思一樁可以流傳千古的浪漫故事，未免失色！ ■

死性不改

我打從十六歲開始，便染了「剪報癖」這「壞習慣」，看見報章雜誌上「心儀」的資料，便忍不住手要把它剪下來，越剪越多。

可惜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香港淪於日手，大地風聲鶴唳，滿街滿巷丟滿了防衛軍民安隊的頭盔制服，日軍拍門侮辱女性，家母害怕得很，強令要我把那些剪報燒去，連自己寫的文章剪稿，也一股腦兒付之一炬，心痛得很，四五年光復，無限後悔，無可奈何！

五零年開始，又再死性不改，因為要寫「香港年鑑」的一年來報業與華僑日報「劇影藝術」的「話劇壇一年動態」，經常要翻閱十多份報紙，剪存資料之外，還不肯放過其他心愛的文章，剪報堆積祖屋的一個房間，塞到天花板。

六九年祖屋拆建，大屋搬細屋，老妻勸我放棄這些寶貝垃圾，結果忍痛送了三千多磅的剪報給香港大學的「孔安道圖書館」，又把三百多期的「劇影藝術」送給鍾景輝演藝學院的圖書館，自此洗手不「幹」。

怎知這些年來，加拿大的居所較為寬敞，又再故態復萌，死性不改，雖然強自節制，仍然數量可觀。今年奧運會，中國揚威，金牌第四位，香港破天荒奪得金牌，高興起來，把所有奧運的資料一概剪齊，又是盤滿砵滿。

香港回歸，特區選首長，變幻莫測，資料變化多端，又是大剪特剪，積壘成帙。

釣魚台事件，令人痛心疾首，人民愛國，政府不愛國，陳毓祥犧牲，方裕源受傷，搶灘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與五星旗同時輝映，如此大事，怎能不「剪」？

孩子們笑我不剪又剪，越剪越多，要來何用？靜裡思量，也不禁啞然失笑，真個要來何用？百年

歸老後，後人未必珍惜這些剪報，也未必會利用這些東西寫文章，說不定當垃圾嫌阻地方，掃它出門，如此經營，何苦來哉？死性不改！■

今年雪來遲

今年的多倫多，冬天特別來得慢，一直等到十一月十八日，才看見「瑞雪初降」。

往年，十一月初，便有落雪，一直連綿到翌年的四月底、五月初才開始溶雪；同樣地夏天也不酷熱，超過三十度的天氣，每年衹有七八天，所以，一般住宅都沒有裝冷氣，不過近這幾年來，天氣大變特變，超過三十度的日子延長到接近一個月，因此，冷氣機的銷路大增，電風扇賣到絕市，現在，新建的住宅，都有冷氣暖氣系統的設備了。

也許是地球的軸心已經移了方位，較為接近太陽了，或者是太空給穿梭機刮完又刮，刮薄了，太陽穿過薄薄的大氣層，加倍威力照射地球，所以地球人受罪了，以致整個地球都比以前熱，連北極南極的冰山也加快溶解，海洋的水面越來越高，會造成更多的泛濫成災，也會有些地方要陸沉了。

太古時代，中國神話說天上原本有十個太陽，把人們熱到喘氣得要死，后羿悲天憫人，奮勇射下九個太陽，祇剩下現在還存在的這一個。於是可以使人們讚嘆「多溫暖太陽啊！」不致被咒罵為「暴君」，現在暴君開始肆虐了，也許越來越兇，兇到地球人受不住，要找一個現代后羿，把這僅有

的一個太陽也射下來了！

兒時，唸過一首詩：「一年去，一年來，又見梅花帶雪開，梅花落地成雪片，開窗等雪望娘來」。一直深入腦海，至今不忘，詩人的靈感來得飄遠深雋，落地的梅花原是雪片，因為梅花的花瓣承受不了雪的重量，把雪抖落了，看似梅花墜地，其實是雪片而已，一着地便溶化了，寒梅依然傲霜枝，這情景祇有在「初雪」的境界才看得見，如果暴雨殘梅，又是一番殘酷景象了。

可以開窗，當然雪不大，「等雪」與「望娘」一樣是「期待」，盼望雪的來臨與盼望娘的回家，同等心情的憧憬！

如今，盼得雪來了，屋頂上的初雪是皎潔無瑕的，一經太陽照射，流下絲絲情淚，光滑的表面會變成斑斑的坑綫，漸漸地縐起雞皮鶴髮了。

馬路上原本鋪上一層白玉般的地面，被那無情的汽車輾過，劃出一條一條的輪痕，一次，兩次，幾百次，終於潰不成軍，由白變黑，黑得醜陋不堪。

繼而，剷雪車把它堆在馬路兩旁，骯髒污穢，黑的色素，比白的更多，一團團，一卷卷的躺在路邊，像是「屍橫遍野」，使人覺得雪不但不可愛，而且極度可憎了！

那個時候，又盼望太陽早些來臨，早些發揮威力，把這可憎的「屍體」，趕快埋葬，讓大地清洗得乾乾淨淨，讓草木復甦，讓幼曲茁長，回復有青春，有希望的世界了！■



後園雪景

不知老之將至

一向服膺「人老心不老」這句話，極力保持「年青人」的心境，所以從來都不認老，不扮老，也不歎老。

無奈歲月不饒人，想不認老，卻有時不得不低頭！

首先，記憶力的衰退，不由你不深自痛恨；以前，腦袋裡可以裝下一兩百個電話，信手拈來，不必翻查，馬上可以打出去通話，現在，糊里糊塗的常時把馮京作了馬涼，搭通了才知道搞錯，有時，明明翻查清楚了，手指卻不聽話，六九變了九六，五七變了七五，暗自罵句自己低能。

人家的名字，更加容易忘記與弄錯，想起一個人，名字掛在咀邊，總是叫不出，路上相逢，明明是個老友，可是卻忘了他是姓甚名誰，又不好意思再「請教」，衹好含糊應付，嘻嘻哈哈打過招呼，人離去後仍然想不出他是誰。

當辦移民檢驗身體的時候，醫生告訴我左邊的耳朵聽覺有問題，把右耳掩住時果然聽覺甚差，到了多倫多，經過耳科專家的詳細檢查，證明左耳已近癈物，主張要配「助聽器」，卻是配右耳，因為右耳也有退化的跡象，趕緊配了右耳，幫助它不要急劇退化，可以聽得清楚便算，想來頗有「壯士斷腕」般的氣慨。

移民初到加拿大的那一年，年紀雖然已屆老年人（六十五歲）的界線，應該可以享受交通上的優待，但是因為未足一年，沒資格領取「老人證」，所以要到市政府的「公車局」申請一張「老人乘車咭」，以便憑「老人票」乘公用車時可以「照寶」，一般老人，衹需把「老人票」（半價優待）放入巴士或地車站的收票箱便可以昂然登車，也許我看來不像六十五吧，白髮不夠多，很多時候司機要我出示「老人咭」，以後索性投入車票時一起把那張「老人咭」向司機亮相，免了查問的麻煩，自從戴了

「助聽器」後，事情簡單得多了，司機查問，指一指那「耳筒」示意，他便點點頭會意了。

我的眼力一向好，這把年紀還可以不用戴眼鏡看書看報紙，驗過眼，也配過兩副眼鏡，一副看遠一副看近的，可是戴與不戴效果差不了許多，反而戴了鼻樑不舒服，於是請教眼科醫生，認為如果不戴不費眼力，也可以不必戴的，於是當然不戴，藏之高閣，近來時常「斬眼」，再度檢查，視力的老花程度差不多，眼鏡不必另配，可是卻發現左眼有「白內障」，醫生把右眼遮住叫我「認字」，果然矇糊不清，於是判我的左眼進入「退休」狀態，事實上祇靠右眼作業而已，但是「白內障」輕微，未屆開刀的時候，要等待成熟時才能「引刀成一快」，祇好「忍眼以待」。

在香港的時候，心臟醫生時常問我有沒有「抽筋」，根本不曾感覺到有「抽筋」這麼一回事，可是最近這幾個月來，左腳或右腳的尾趾與中趾間，常時覺得縮作一團的樣子，馬上要用另外一隻腳去踏踐按摩，原來這就是「抽筋」了，問醫生如何醫治，他說不要緊，不要讓腳趾「冷親」，有「抽筋」的現象時保暖搓摺便沒事，不能求根治，也祇好認命算了。

想去作一件事，或者找一個人問話，見到面時卻忘了要做什麼，借頭借路岔開去，返回來時才記起要找他是什麼事，可是卻沒有辦到，又要下次再來過。

坐在巴士裡的老人座位，照說應該心安理得，可是遇到別些老人家，年紀可能比自己更年輕，但是外國人容易老，五十過外便滿面皺紋，或者震顫顫的樣子，怎忍心不站起來讓座給他，頓時也有英雄感，畢竟比人還年青。

手裡拿筆要找筆，戴了眼鏡找眼鏡，放下東西馬上找不到，如厠後忘記沖水，沖過了水卻又像是沒沖，要回頭再看清楚，除下了假牙忘記再戴，枕邊老伴的「喁喁細語」聽不明白，連聲「吓，吓」？原來這便是「老」了！■

最難風雨故人來

一九八三年決定移民加拿大，臨行前書法家詩人林仁超贈我一副對聯，寫著：「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包涵着無限情意，也確實切合多倫多的環境。

多倫多的春秋佳日，真個值得眷戀，暖日微風，花紅草綠，一年好景君須記，曾經此樂的人當有同感。

而冬日寒夜，狂風暴雪，果然有人深宵拍門，其聲咯咯，別有情調，遠非電鈴聲可及，急速啟門，竟是故人來訪，深情款款，連忙迎入，把酒談歡，溫馨無限，認真應景，祇是詩人可能未過加國冬日，如果改「風雨」為「風雪」，更加貼切。

詩人又寄贈我一首五言詩曰：「美北新天地，楓丹映菊金，五湖飛縱瀑，裂岸起予心」，也非常傳神，紅葉與黃菊相映，美加邊界的「五湖」與尼亞加拉兩岸的「飛瀑」，都是教人神往的好景緻。

中國文字真妙，同是一個「故」字，稱「故人」是活蹦蹦的一個，「故友」卻就已歸道山，何其悽戚。

一九九三年返港，電達林寓，他聲音暗啞，說道有病在身，擬欲探訪，卻遭婉拒，謂不欲以病容相見，但能電線通話，於願以足，不意九四年杪再訪，已是「故人」變為「故友」！■

逼祖離孫

粵劇「胡不歸」中有家姑逼媳離婚的情節，眾所周知，不必細述，大家都知道不會再出現在這現實世界。

不料，現階段的加拿大社會，卻有不少「逼祖離孫」的事實。

一個女兒申請被父親遺棄的母親來加奉養，祖母樂得湊孫，寵愛有加，可是她是一個菸民，口不離菸，朝夕以「二手菸」與孫兒親近，嚼飯餵食，女兒看見心驚，連忙把她送去養老院，逼令不再接觸孫兒，老人家椎心椎肺，老淚縱橫，生不如死。

孫兒很想親近祖母，可是父母警戒不要騷擾嫲嫲，婆孫相處一屋，竟成楚河漢界，不相往來，自築鴻溝，不少兒媳要父母搬出另居，原因就是父母太惜兒子，三代同堂之樂，自此摧毀，真非始料所及，罪名就是太過寵孫。

兒媳受了西方思想影響，不知中國傳統親情深切，以為製造兒子獨立精神，卻傷透了老人心，祖孫都感覺到寂寞、沒有溫暖，何苦來哉？兒媳卻全不放在心，夫復何言，世道淪亡，親恩殞滅，莫此為甚！■

想死

一位老太太孀居多年，兒子申請她來加，安享晚福。怎知才一抵埗，親戚們今天請客，明天飲茶，高興熱鬧幾天之後，音信寂然。兒子媳婦一早返工，一聲「早晨」之外，匆匆出門，到晚上十二時才回家；孫兒一聲「嗨」，便返學了。偌大房子，留下孤寂一人，坐對四壁，行也不是，坐也不是。扭開電視機，都是白人節目，不如睡覺休息，可是又輾轉反側，呆望天花板，難消永日，望到下午三時，孫兒放學回家，又是一聲「嗨」便溜到地庫去玩他的電子機。晚飯時，孫兒講的全是英語，祖母講的是廣府話，雞同鴨講。即使有時婆媳兒孫一同吃飯，他們都是英文對話，當嫲嫲是透明的，並不存在。放下飯碗，各散東西，媳婦洗碗，婆婆想要幫手，兒子禁止。回到房間，獨自思量，真箇後悔移民來此，頓興「回流」之想，可是僅有的一層樓，臨走賣掉了，回巢已無家，愈想愈悲，暗自飲泣，又怕哭出聲來，驚動了兒媳，只好強忍，看來都會是老死異鄉，回顧黑漆一片，似乎與鬼親近，頓然「想死」！■

燕歸已無巢

這次返回香港，聽到很多有關移民的故事，多少淒酸，多少悲痛，教人深省，慨嘆移民的代價很大。

最慘的是在「六四」過後，匆匆辦理移民，有些還花了不少律師費，以求儘速完成。那個時候，加幣值港幣七塊多，移民急急賤價賣了房屋到了加拿大購買最貴時期的樓宇，安頓下來。在香港賺十萬八萬的人，到加拿大求職，銀行經理級要做「櫃位員」，大學教授去做「酒樓企檯」，找到一份較為理想的職業，卻因為見工時被認為沒有加拿大經驗而告吹，渾渾噩噩，捱了四五年，都無出頭機會。眼看回流香港的人，撈得盤滿砵滿，決心返回故巢，搶回一份，於是賤價賣了房子，買時三十多萬，賣時十幾萬，加幣跌至五個幾，蝕了一大截，可是「燕子歸來日，故園已無巢」！香港的屋價離了大譜，三百呎的單位也要三百多萬，入屋便是「廳與房三合一」，房裡衹容得了一床一几踏入門便要朝床上倒，廚房與廁所連在一起，兩個人要側身而過，這種小房子，賣了加拿大的二千呎大屋也買不起。

香港的消費也着實驚人，兩個人飲一餐茶便要兩百元，雲吞麵也賣二十元一碗，如果不是急急找到了搵錢的門路。帶着那可憐的加幣，坐食山崩，能捱得幾年！

不買屋而租屋，也是慘情，租金千千萬萬聲在香港人的耳子聽來很平常，舊燕歸來的移民嚇個半死！買不起，租不成，何處覓居所！單是為了住屋，就已相當頭痛。

我在香港已沒有巢，還幸女兒有，可以不致沒處棲身，雖然她的「巢」衹有幾百呎，比起我的「舊巢」差得太遠，舊巢三千多呎，但是有枝可棲，也還慶幸。

燕子歸來還有舊巢，人還不如燕子！■

故人去何多

八九年除夕前一日，與劉選民先生同去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旅行，過了新年元旦晚返回多倫多，接到邱松基先生的電話，驚聞銀行家繆孝威先生不幸於除夕日謝世。

閱報又看到陳子雋兄（筆名俊人，萬人傑）十二月廿四日在香港心臟病復發與世長辭，李嘉誠夫人莊月明也在港於元旦日病逝，一週間一連去了三人！

移民來多倫多六年間，在此間的「故人」作了「古人」的也不少，國際聯青社社友曾永康，青年才俊當了民意調查副總裁的李國俊，街坊會首長的甄子傑，教育家也是青年會會董的蘇卓明，留加一起讀英文的陸宗漢，長春會會長陳鈞漢，青年記者周炳才，半個世紀前的同學辛慕韞、僑團無事不參與的潘復南，還有嬸母的弟弟詹立衍舅舅；數起來也不算少，因此，這裏的幾個殯儀館也都參觀過。

好在這裏的墓地相當廣袤，綠草如茵，花木扶疏，環境幽雅，深喜葬身有地，比起香港來，真是天淵有別，家祖父母，家父都是葬在荃灣永遠墳場的，五十年代的墳地，每穴祇售一千元，如果要多一穴則兩千元，第三穴是四千元，第四穴八千元，他們三位老人家都佔了四穴地，一共是一萬五千元，可是到了一九八零年家母過世，即使要花錢，也無地可買；要到柴灣去，每穴四千元，但是那些所謂「永遠」却是十年要補價一次，最多祇可以補價四次，也要起骨還徙，四十年後不知是何世界，後代子孫每十年為他照當時價值補繳一次，有無能力是一回事，肯不肯去做更難預料，所以索性火化了，骨灰藏在哥連臣角的「永遠骨灰盒」裏，免了後顧之憂。

來了多倫多，看見這麼美好的墳地，原本打算將來死後化作灰飛煙滅的念頭也改為「得保全屍，入土為安」的安排，未死之前，先築佳城，以了心願。

很多由香港移民來這裏的都是已經遐齡高壽，頤養天年的人物，老成凋謝事所難免，香港移民到多倫多，多倫多移民到天國，不禁口佔一絕曰：「故人西辭多倫多，不堪回首香港坡（香港的墳地都是在山坡），今日葬身喜有地，他朝携手遨天河」，正是「今日君體歸天國，他朝吾軀也相同」，改自跑馬地天主教墳場門前的名聯，世間千古事，不必喚奈何！■

不知何處是他鄉

五百年前，我的祖宗從遙遠的安徽遷徙到福建的莆田，經過了兩百年後，又搬到廣東的澄海。

一百年前，子子孫孫有的流落到香港，有的去了暹羅安南，柬埔寨，緬甸，馬來亞，當時的心態，都祇不過是想作他鄉的過客，賺到錢後落葉歸根，返回祖居樂享天年。

怎知，就以我這一脈為例吧，這個世紀以來，誰料到越徙越遠，有的去到歐洲的比利時，有的去到美利堅，有的去到澳大利亞，像我怎會知道今日竟會溜到這加拿大來？

以後，還不曉得會再遷徙何方，所有「他鄉」都變成了「故鄉」，過一些日子，卻又要從「故鄉」再去別個「他鄉」，究竟故鄉他鄉的一再流徙，不知何處才是他鄉？

今時今日，有人以為移民到夏威夷，可以長此住下去了，怎知，神推鬼擁地又會到了溫哥華，人說多倫多比溫哥華好，又搬到多倫多去，說三藩市容易搵食，那便去三藩市吧，又說澳洲更有發展的機會，不如去雪梨，住落不對勁還是回流返香港，這裡遍地黃金任你拾，他鄉不如故鄉好，這故鄉也是祖宗們的他鄉呢！

吾愛吾國愛何國

我在香港出世，父親替我領出世紙，順理成章，我就是英籍香港人。

後來父親後悔我是英藉，因為要服兵役，一個中國人怎麼要為英國打仗，所以弟弟們出生他都不去登記，沒有出世紙。

到弟弟們長大要出門時，他又後悔了，沒有英籍護照，處處不方便；於是千方百計為弟弟去澳門取得葡國護照，可是葡國人在港居留，每半年要續期一次，續得幾續，費錢費時，索性放棄了。

來了加拿大，我又有了加拿大籍，唱歌的時候，要宣誓效忠英女皇，心裏奇怪，英國距離加拿大隔個大西洋，怎麼要效忠英女皇，難道加拿大國不成國，不管加國還是英國，問良心幾曾愛過英女皇？

二十年前在香港看電影，The End 之後，還不着燈，「英女皇騎馬」出現銀幕，觀眾不許離座，要肅立齊聽（只能聽不會唱）「天佑我皇」，然後着燈散場。

四五歲時在鄉下讀私塾，老師教的是「辛未」「癸丑」，入學堂時每天早課要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看「青天白日滿地紅」升上杆頂，那時也不知道有個「中華民國」，以為唱的是鄉歌，掛的是鄉旗，還有一個叫做國曆十七年。

到了香港，奇怪的到處寫著「一九二八」，以為是數字遊戲，一加九與二加八都是十，後來才知到是公曆。

現在子孫繁多，女兒是星加坡籍，兒子是比利時籍，媳婦是泰國籍，孫子美國籍，自己是英籍，又是加拿大籍，弟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籍，也有中華民國籍，香港身份証在身，回歸祖國懷抱後，當然還是中國籍，如果一旦國與國之間打起仗來，不知愛那一國好。

我是中國人，白樺的「苦戀」說：「我愛中國，中國愛我嗎？」■

第一輯

遊跡獵影



暢遊歐洲風光



華盛頓一日遊



美國小荷蘭



印尼之旅





暢遊馬來西亞
首都吉隆坡





旅遊金三角



星加坡探女兒





與兒孫輩同遊泰國



與兒孫輩同遊澳洲黃金海岸



遊澳洲參觀「熱氣球」充氣及乘座它升空看日出

雨中看「世界」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適逢與陰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同日，這是十九年才有一次的機會，應旅行家李君毅之邀，去深圳作三日兩夜遊。

可惜，雨打元宵燈，天不作美，早上便落了一場大雨，趕到金鐘的城巴車站，已經十時有多，慶幸城巴也因為天雨塞車的緣故遲到了廿多分鐘，原定九時四十五分開出的班車延到十時十五分才啟程，這是第一個「奇蹟」。

約定此行作六個重點景區暢遊：「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錦繡中華」、「野生動物園」、「杜鵑山」與「西麗湖」。

十二時許，抵達深圳灣酒店，報到後還沒有房間入住，祇好寄存了行李後先在「碧海樓」午膳。膳後即刻出發去「世界之窗」，好在就在酒店附近，步行十分鐘便見為了迎接元宵佳節而特別佈置的紅燈籠砌成的「春節」兩個字與黃菊的「元宵」，迎面有「肥豬」拱手歡迎的電動模型，份外搶眼。

「世界之窗」佔地四十八萬平方米，創立於深圳灣畔，集納了一百二十八個世界聞名的景觀，最搶眼的是「巴黎鐵塔」，高一百零八米，與原物一樣有電梯可達高層，遠望深圳市，祇是沒有餐廳。塔前的「世界廣場」有舞台，夜間表演歌舞節目，集各國民族舞蹈之大成，規模頗大。一位男高音的藝術歌曲，聲震太空；節目前的花車樂隊大遊行，也有可觀。雨中欣賞，突然間有人送來雨傘。眾多觀眾中獨垂青我一人，這是「奇蹟」之二。

微雨中逐個景觀欣賞，別有情趣，也坐過高空單軌電車，可惜車卡太短，祇能容二三十人。陸地上有「老爺車」與「電瓶車」兩種，亦嘗試過。

這種集納世界名勝於一爐的做法，各國都有，不足為奇。中國國民一般都沒有出國欣賞的機會，有此一着，未嘗不是福份。雖在深圳，但是要有能力能夠到此享受的，究有幾許？■

大澳懷古

住了香港幾十年，還沒有去過大澳，這古老的漁村，時代變易已非昨日情景。尤其教人懷念的「橫水渡」，時繫心弦，很想親眼目睹，了此心願。

趁着旅行家李君毅的引導陪同，作大嶼山整日遊，去過了寶蓮寺與羌山的觀昔殿後，時間還早。於是從觀音殿下山後，在路上等通往大澳巴士，半點鐘才有一班，落山未到路口時錯過了一班，祇好枯站以待，上車後不需二十分鐘便抵達大澳市區。那裡有一個大理石碑銹刻建設大澳市區的經過，可是剝落得很，字跡模糊，空白的地方被人用利刀刻上了（I Love You, Mandy）的字句，棋三豎七，中英並列，一塌糊塗。

進入市區，走過幾條小徑，便是渡頭，「橫水渡」在望，看它從對岸一老一少的村夫村婦，拉着繫在兩岸的繩索，踏緊船板，讓小艇徐徐沿繩移動。乘客都是站立的，船中央放置一個紙盒，讓搭客自動放錢入盒，要幾多錢我也不知道，因為是李兄付的。不需說幾句話間，便抵達了對岸，船一靠

近，搭客踏步而上，跟着來客也踏步上船，又沿着繩索返回對岸了。

碼頭上方，懸掛着一塊木牌寫着中英文的「歡迎光臨大澳」，彬彬有禮，途中遠望兩邊風景連忙攝影，踏上對岸後，正中大街有不少海鮮店與鹹魚舖；一股腥味沖鼻而至，店夥爭相招徠遊客光顧。對正有一家酒家，相當規模。右轉是「關帝廟」、「天后廟」，左轉拾級而登，有公廁、消防局、郵政局。臨海眺望，一整列的漁船不下數百隻相連排列，原來是漁民們都回歸渡歲，所以都陣容雄壯，這難得一見的情景，連忙入鏡。再沿路向前行，左邊是一式的棚屋，建於水上，是漁民的居所；右邊傍山而築的石屋，是較有規模的住屋。不遠處有一座「土地廟」，新近鬆飾，非賞光彩，李兄謂就此止步，前方無甚可觀，祇有一座以前的碼頭，現在已無船來此，不看也罷。就此打道回府，聞說「橫水渡」將會成為歷史，趁早懷古一番。■

獅城夜雨

十二月來到獅城！星加坡。

據說，十二月的星加坡是雨季，因此，適逢遇到好幾個晚上都有夜雨。

夜雨，不是半夜才開始，幾乎是每天的下午，就會依時依候的下了一陣雨，停了半刻，雨又繼續下着，一直到夜晚。

半夜，被滴答滴答的雨聲吵醒，像敲鑼，也像擊鼓般的節奏，響個不停，索性起床看看簷前滴下的雨點，雨下得大時像瀑布，像奔流，初時是教人心煩意亂，繼而卻像被包圍在水鄉中的孤舟，團團轉，左右遇敵，殺不出重圍，困在中央！

再睡也睡不着，索性開燈寫稿，靈感也像雨水一般的湧現，好不暢快，很容易就完成一篇上千字的散文。

晨早，雨停了，對面屋的簷頂仍然潮濕，空氣覺得份外清新，趕着出門散步，踏着在帶着露珠的草地，格外柔軟。

中午，突然間來了陣雨，辟瀝拍勒，千軍萬馬，煞有介事，好像粗漢子發脾氣，火爆魯莽，一會兒卻又怒氣全消，雨過天青，教人好不氣結。

也許星加坡人習慣了在雨中走，當淋雨不是一回事。星加坡足球隊捧了大金盃，奏凱歸來，在國家體育場的慶功會中，幾萬人站立在露天的場館中等待健兒們進場，雨一直照頭淋卻毫無懼色，澎湃歡呼，不顧衣襟盡濕。

據說：一場豪雨之後，星加坡的馬路常有水浸，大溝渠也很容易便滿溢上地面，幸虧疏通得快，過一陣子就路面清爽了，不過有時汽車給雨水浸過會死火，有些還動彈不得。

星加坡也跟香港一樣，要「睇天做人」，靠天雨落水塘，解決食水的來源，否則也像香港要倚賴東江水濟急般靠馬來西亞的柔佛供水，真是個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

貓城看貓

來到砂朥越的首都古晉，Kuching在馬來語是「貓」的意思，所以也有「貓城」之稱。在這裡也以「貓」為市標，市中心假日酒店面前的「交通圈」有一座高逾兩層樓的貓塑像，一黑一白的貓公貓姆，帶領着其他七隻小貓，高高低低的在享受家庭樂，也恰好是鄧小平所說的「不管是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便是好貓」。一群貓總是九隻在一起，也象徵「貓有九命」的說法。

在河畔公園裡，也有九隻貓聚在一起的銅雕塑。北市市議會更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貓博物館」（Cat Museum），搜集了超過一千七百五十種的貓造型。全館面積一千零三十五點九平方公呎，分為四部份，創立於一九八七年。初時附屬於國立博物館內。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開幕，一九九三年遷到現址北市市議會地層。

踏進大廳，恰巧在佈置迎接舊曆新年的喜慶裝飾，簪紅掛綠，點綴大紅燈籠，到處豎立高逾一人的貓塑像，也有以貓為裝飾的時裝，仿貓跳舞的人類，各式各樣的貓圖畫、攝影，一幅人眼與貓眼對照的特寫，描述貓與人類的關係書藉，英法文本最多，日文也有幾十種，中文的祇有一本兒童教科書，慚愧得很。也有分析各國貓的特徵，貓的疾病和醫治方法，貓與音樂，貓的歌曲，貓的睡眠，貓的糧食，貓的壽命，十八年的貓等於八十歲的人類。貓在日本，貓在埃及，貓在西方現代藝術，貓的遊戲，貓的性生活，還有一個兒童戲院，放映貓的電影，兒童角落（Children's Corner），放置貓的玩具，另外有外賣部，售賣貓的明信片、小擺設、紀念品、書藉，琳瑯滿目。館的開放時間，由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星期一休息，假日照常開放。

古晉之所以稱為「貓城」，一說古時這裡出現很多野貓。一說這裡盛產一種有如「龍眼」的菓樹，名為Mata Kuching，馬來文是「貓眼」的意思，形容其菓實圓如貓眼，但是當我問當地人現在還有這種生菓嗎？他們却茫然不知！■



攝於「貓城博物館」

夜觀野獸

星加坡有一件世界第一的事物——夜間動物園：它創立於一九九四年五月，短短的七個月裡，便吸引了五十三萬名旅客前往參觀；被亞細安旅遊協會，選為九四年最佳旅遊勝地。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在曼谷宣佈這個消息，評選的準則包括：到訪人數、外型美觀、設計創意，旅客評語與旅遊機構的市場與促銷方法。一九九三年的最佳獎為「馬來西亞國家公園渡假村」奪得。這「夜間動物園」一開始便先聲奪人，搶得頭籌。

這夜間野生動物園耗資星幣六千萬元興建，採開放式的設計概念，以溝渠，溪流形成欄障。動物可以在園內自由漫步奔跑，遊客可乘坐卡車沿途欣賞。一位導遊坐在車頭即景介紹車側所走動的動物種類、特性與動態環境，並非錄音聲帶的呆板報導。

動物園佔地四十英畝，飼養超過一千五百隻動物，約有一百種的類別。每晚七時卅分開放至午夜十二時，燈光照明，恰到好處；使人可以親近觀賞。園中動物，百份之七十五可以乘坐卡車接近，百份之二十五要步行觀賞較為精彩。卡車環遊時間五十分鐘，全程步行約為兩小時。園方印有地圖，一面為卡車經過路綫，一面為步行行徑，那種動物的所在地，一目了然。入門最先到的是漁貓區（Fishing Cat），這種貓有狗隻那麼大，會游水捕魚；還有水獺和其他野貓，前所未見。鹿也有多種，熊、狼、老虎，也有聞所未聞的品種。貓頭鷹、蝙蝠，活動飛翔。長頸鹿、大象、獅子，自由自在地跳躍奔跑，不受狹窄籠牢之苦。

坐在卡車裡，緩緩前進，到了每一個獸區會停下來，讓旅客細意觀賞，有些動物走近車旁，伸手可觸。穿梭叢林中，奇怪的是沒有蚊蟲騷擾，相信園方在滅蚊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不禁稱絕。

這夜間動物園毗鄰便是日間動物園，分別於日夜開放。據說一些動物夜間要從日間動物園列隊過園，很多動物是日間睡覺，夜裏才活動的。■

人欺負牛的遊戲

「鬥牛場」(Plaza De Ventas),每年從三月中旬巴倫西亞地方的「祭典」開始,直到十月十二日的沙拉沙節結束,每逢星期日與慶典日均有鬥牛舉行,每次要犧牲六隻牛。

西班牙語稱鬥牛為 Corrida De Toros,每場的過程分為三部份,首先放牛入場,鬥牛士分別從三個角落手持紅布引牛衝刺,閃過便贏得掌聲,如果被牛狂追不捨便急忙躲進木閘後或者跳過圍牆,助手引開蠻牛,跟着鬥牛士用紮了綵帶的「標槍」刺入牛頸,槍頭有倒鈎,使牛越走越痛,稱為 Banderillero。

兩個人騎着馬,有厚墊保護馬的四肢,手持長矛分別由兩邊出場,狂牛一見馬匹便向前蹺撞馬腹,騎士用長矛猛刺牛背使其流血以消耗其戰鬥力,稱為 Picador。這個時候牛的狂性大發,鬥士們與馬匹都退入場外,放出幾頭母牛安撫一番。狂牛跟着母牛柔順進入牛閘,喘息一回又再單獨進場,鬥牛士拿着利劍藏在紅巾挑引狂牛接近身邊,瞄準腦袋的部位刺入,瞬即倒地不起,稱為 Matador。兩頭馬拉動的馬車隨即出來把死牛拖走,全部過程都在二十分鐘至卅分之間便完結。清理場地後,另一頭牛又登場了,全場殺六牛完畢,不超過三小時。

牛隻大都在四歲至五歲之間,要強壯健碩,如果在未被刺傷之前便曾經跪膝的,要遭觀眾喝倒采,殺牛勇士騎馬用長矛刺牛背,如果刺得流血過多的也會被「噓」。最後殺牛的勇士都有明星制度的分別,所以票價也視其名氣高低而有所不同,頂尖兒明星出場時,全場爆滿,很難買到門券。門券分三種:太陽照射到的稱為 Sol,太陽照射不到的稱為 Sombra,半場日曬半場背日的稱為 Sol In Sombra,又再分高低座,可以由四五百 PTS 至近萬 PTS,要臨場才知票價。

場中用白粉劃成兩個圈子,殺牛勇士要在最貼近觀眾前的圈裏下手才夠資格,否則要遭鼓噪。

以前有一部電影名為「碧血黃沙」，描寫鬥牛勇士的辛酸過程，成名後受到公主的青睞，刺死牛後割下牛耳獻給公主，得賜香吻之外還為他戴上帽子。

雖然說出場的牛終須一死，却也有牛蹺死「人」的紀錄，眾多的人欺負一頭牛，究竟是不公平而殘忍的遊戲，而且人積累了經驗去對付牛，可憐的牛一生中衹經歷一次，含恨以終，沒有報復的機會！

可是西班牙人對鬥牛的看法却別有見解，認為是公平的生死搏鬥，一頭牛的體重要比人重十倍，所以把牠刺傷刺痛放血然後與人對抗才是公道的。一天裏殺牛六頭，比起屠場裏宰殺的數字微不足道，多殺六頭並不為過。■

峇厘看獅子劍舞

遊峇厘（Bali）總要觀看當地的傳統戲劇：「獅子與劍舞」（Barong & Kris Dance）。

峇隆（Barong）代表仁慈善良的古代動物，而讓特（Rangda）却是象徵妖法高深到處行兇作惡的另一種古代動物，戲劇便是表達這善與惡兩者之間的鬥爭。

舞台是平坦的沙地，背景是窄門的梯級，門後幾棵樹代表叢林，觀眾坐在三面環繞的木棚，居高臨下，看個真切。

序幕在敲鼓音樂聲中出現了「峇隆」與猴子正在森林裡兜風追逐，三個戴着假面具的村民圍攻「峇隆」，因為他們說峇隆是吃掉了他們孩子的老虎，而為子報仇，混戰的結果，一個村民的鼻子反被拔刀相助的猴子咬斷。

第一幕：兩個「讓特」的爪牙化身為翩翩起舞的美女，她們混入「古思帝」接見首相謁見禮的行列中，窺探朝中秘密，化身樂極忘形，搖身一變露出魔鬼原形。

第二幕：古思帝聖后偕子「沙替哇」出現，古思帝答應將子獻祭「讓特」，聖后不捨，無奈魔鬼已經用邪術控制她的個性，於是古思帝忍心把兒子交給首相放逐到大森林裡去，而首相也被綁在「讓特」的宮殿裡任由擺佈。

第三幕：好在「西哇神」趕及下凡施救，賜予「沙替哇」永生身軀刀槍不入，混戰中「讓特」一敗塗地，百般求赦，免得一死，而且得以升登天堂。

最後一幕，善與惡雙方決鬥，變野猪、變怪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於邪不敵正「峇隆」降服了「讓特」，美滿收場。

其間穿插很多舞蹈與武打的場面，熱鬧非常，歷時一個半小時，值得欣賞。■

乘氣球觀日出

這次到澳洲黃金海岸旅行，參加了一個有趣的節目——「上窮碧落」。

為了要趕及在半空上看日出，晨曦一早四點多就出發，坐車到山頂上的一片大平原。抵步時工作人員已在忙於充氣入球，火焰噴入橫臥在地的氣球，熱氣迫人。一個汗流滿面的工友前後左右奔走巡視，拉着繩子團團轉，好不容易才弄到圓形的氣球徐徐升空慢慢地豎直起來，原本側放在地的大藤藍也隨着坐直起來。一切準備妥當，乘客們分別由藤籃四角的踏脚口跨入藤藍。長方形的大藤藍分成五「格」，兩邊兩個小的「格」，每個可以站立四個人，中間較大的長方形的「格」是「控制室」和「船長站」，放置幾筒氣體。控制員繼續噴氣，氣球慢慢升空，可惜騰折過久，到氣球升起時，太陽已經跳過水平線懸在半空，沒有看到「剛出」的美景。控制員不想氣球升得太高，好讓乘客看到地上的袋鼠跑來跑去，他停止噴氣的瞬息間，氣球又漸漸降落，降到差不多低時他又連忙噴氣，讓它再度升高。氣球是隨風而去，控制員只能使它升或降，卻不能認真控制飛行的方向。地下的工程車緊緊跟着氣球的方向走，司機用無線電話與空中的控制員聯絡。過了半個鐘頭，是「加氣」和「換人」的時候了，氣球慢慢降落，工程車向它駛過來，工作人員抬出一瓶重重的裝滿了液體的氣筒，換走了放在藤籃內用得七七八八的氣筒。為了要保持氣球的平衡，換乘客要遵守秩序，左邊上一個落一個，輪到右邊也是上一個落一個。換了一批乘客，氣球再度升空，順着風的吹向在半空中飄蕩，幸好是大平原，降落在那兒都可以，氣球飄到那裡，工程車也跟到那裡。再過半個小時，氣球洩了氣，緩緩降落，乘客也安全踏地，完成了「上窮碧落」的旅程。■

魔笛手

德國的 Hameln，是一個傳奇童話故事的城市。整個城市，充滿漫畫般的氣氛。遊客到這裡都懷着幻想成真的心情，去體會似有若無的情照；街道上也不時出現似「彼得潘」的人物：穿着窄身短袍、緊身長褲、披着披巾、腳踏翹起如牛角般的短靴，頭戴尖頂帽，手持長笛，沿街吹奏吸引路人圍觀，跟着他的背後走。每年好些節日，都有與眾樂的表演節目在街頭公演，劇情一直重複這魔笛手的故事：他吹着笛子大踏步向前走，自願客串的孩子們，扮成老鼠趴在地下跟着走，過後又有一群孩子們出現，也是跟着魔笛手的後面在場繞圈……

Hameln 建於八世紀，十一世紀成為農產品集散地，一二〇〇年時首次為世人所知，一四二六年至一五七二年間，在歷史上佔有「中心城市」的地位，其後更因為「魔笛手」的出現而聞名遐邇。

魔笛手叫什麼名字，一直不為人知。故事是說，那一年 Hameln 忽然老鼠為患，為禍慘烈，市長頒令，如果有人能夠使老鼠消滅，將得重賞。久久無人反應，突然有個魔笛手應徵，他拿着笛子一吹，老鼠便像受了催眠一樣，一隻隻跟着他走，走到河邊，陸陸續續跳入河裡，讓滾滾河水沖走，無影無蹤。可是當魔笛手向市長索賞時，市長卻置之不理，魔笛手一怒之下，告誡市長，說他的笛聲可以使孩子們也跟着他走；果然，他一吹響笛子，市內的孩子凡三百多個，都跟着他的笛聲走入森林不知所蹤，家長們群起鼓譟，要求市長實踐諾言，市長不得不屈服，向魔笛手親身謝罪，加倍獎賞，魔笛手才吹笛帶引失蹤的孩子們平安歸家。

因此在市中心的一間教堂的牆上，設有一個圓形小舞台，每隔十五分鐘便有銅塑的魔笛手出現，一群老鼠跟在他後面，隨著圓形的轉盤走入牆內；轉了一圈，魔笛手再出現，後面跟着的是一群孩

子，穿着長睡袍的母親在後面追趕，轉盤又轉入牆內，外面的鐵門又關起來。面對這圓形小舞台的廣場，設有十多排座椅，以供遊客市民坐下觀賞，每隔十五分鐘，一批看客走了，又有一批前來坐著等待銅人出現。廣場的一側，也有穿着耀眼服裝的街頭藝人載歌載舞表演，任人賞錢。

這魔笛故事，德國早已拍成電影，香港的德國電影節曾上演過，相當吸引觀眾。

大街上也有一座「魔笛手博物館」，高與人齊的魔笛手造像豎立在門外作歡迎狀。樓高兩層，裡面都是有關魔笛手的圖片與模型。事實上整個市區商店、住戶建築物，魔笛手的形象無處不在，可以說魔笛手就是這個小鎮的靈魂。■

學生王子的故鄉

德國的海德堡 Heidelberg，是一個風景秀麗的小鎮，尤其因為美國電影「學生王子」在這裡取景之後，更加名震遐邇，吸引無數旅客到此遊覽。時至今時今日，每天都有擠擁的旅行團到此觀光，尤其是台灣日本的旅客更加絡繹不絕。

據說當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空軍奉命轟炸這個城市，機師不忍這麼美好的風景區遭到塗炭，故意延遲按鈕，使她避過災難，可憐鄰近的城鎮，卻遭了池魚之殃，而海德堡得以保持完整，邀天之福。

我的一個誼子廖俊德，在海德堡大學擔任博士後輔導。聽說我到了比利時，特意開四個小時的汽車，接我到訪，便住在他家裏六日，每天得以暢遊整個海德堡，賞遍風光，無限愉快。

Neckar 河橫亘市中心

萊茵河 Rhine 的支流 Neckar 流經海德堡的市中心，切開市區分為兩岸，左岸是住宅區，右岸才是行政中心與商業區和旅遊區，中間是中央大道 Hauptstr。從「卑斯麥」廣場開始直至古堡山腳，辟為行人區，平時不准汽車行走，行人可以漫步觀光。兩旁是林立的商店餐室，以至販賣蔬果的市場，古代遺留下來的石像噴泉與博物館，也在這街上。漫步觀光要行走兩小時。遊 Neckar 的遊河船碼頭也在岸邊出發，也是海德堡的舊區，古色古香的古建築物到處可見，貫通兩岸的新舊橋一東一西橫跨在 Neckar 河上。

舊的是石橋，稱為 Karluv most，建於一三五七年，作微拱型。橋上的雕像凡三十座之多，像的前面設有小陽台，可供遊人留步攝影與眺望河景。

新的一座是石屎鋼筋建造，平坦寬闊，電車巴士從橋上駛過，暢通無阻。

博物館外舊內新

中央大道的中央，有一座博物館，除星期一外，六天都開放。進門處是有蓋走廊，經過有噴泉的花園天井，右邊是有名的「金羊餐室」，繞過花徑才抵達博物館的正門，外型很現代化。購票入場，迎面是一座高逾兩層樓的太陽神雕像，與古堡山腳廣場的一座一模一樣。出口處有一架裸女像的古戰車，樓高兩層，內藏古籍古書，甚至也有很多雕像，如果細意觀賞，可能要費三小時。

古堡是觀光重點

離開博物館，沿着大道向西行，有很多食店、電影院，酒廊有一家以啤酒始祖為招牌的餐室，有一間十八世紀建築的酒店，很多遊客在此流連留影。有一間銀行設有「外幣兌換機」，日夜開放，列明各種外幣的兌換價。除歐洲各國的幣價之外，也有美金、加幣、澳元的匯率，只是沒有日幣、港幣與台幣的，大概台、港、日本的遊客，都是帶備美金的。我選了加幣的按鈕，放入加幣片刻，便吐出馬克來。可是只有外幣換馬克，卻沒有馬克換外幣的。

有一間魚店，專賣魚，前段售賣各式各樣處理好的魚肉，後段是魚餐室。各款魚餐的幻燈圖片掛在牆上標明價格，食客按圖索驥，付過款後，熱騰騰的魚餐便送到你的檯上。

中央大道的終點便是古堡的山腳。古堡建造於九世紀末年，十三世紀中葉、十四世紀擴建，十六世紀闢建後花園，規模更盛，十八世紀增闢第二、三層中庭院。這裡不但是皇宮，而且是有防衛作用的戰場，在山腳有纜車設備可乘坐到第一、二層；下山有兩條路：一是斜坡，一是石階。石階比較直，費時較短；斜坡迂曲，要走半小時。

進入古堡拱門後，有一片廣場，設有舞台可供表演，也可供旅遊團體在此攝影留念，還可供樂隊演奏娛賓，遊客留步休息。正面拾級而上是「藥庫博物館」，要另購門券，館內陳列歷代藥物標本。偌大的藥庫，陳列一排排的藥櫃藥瓶，製藥工具，琳瑯滿目，如果對製藥有研究的人，大可流連終日。

右邊是「酒類博物館」，拾階而下有一處「試酒場」，免費試飲。再下是一個大酒桶，可載二十二萬品脫的酒。遊客沿着樓梯上下繞桶一周，觀光這龐然大物。

後花園面積甚大，有一座海神臥像，前面噴泉，終日不絕。面對破毀的舊宮，保存它的殘垣敗瓦，供人憑吊，不許登臨。外苑廣場設有瞭望台，從望遠鏡中可以遠眺整個海德堡的風景。

漫步哲人路

在山腰有一條「哲人路」，紀念曾經到此一遊的名人學者。經過一段狹窄的斜坡，到達平路，豁然開朗，有如太平山頂的盧押徑。可惜我到遊的一天，濃霧細雨，遊興頓減，走了小小一段便折回，做不了整個「哲人」，真個「庸人自擾」。■

比利時采風錄

筆者此次再訪比利時，是第五次，故地重遊，景物依稀，沒有多大變化，因為比利時政府規定舊建築物，祗許改裝內部，要保持外貌，反而是人面滄桑，很多以前見過的人物，都遭物故了，隔壁賣魚老板娘，恰好一天前突然辭世，第三天便出殯了。

露天廁所依然在

魯汶是大學城，市標是一座大學生的雕像，一手捧書，一手提着啤酒杯醍醐灌頂，雖然殘舊一點，依然屹立在市政府門前，細水長流，這是代表這地方是高等學府，也是啤酒廠的所在地。

特別走訪建立在小河邊的「露天尿廁」，那是兩面相背的企廁，依然還在；而企立在郵政局面前的摩登廁所，照舊是十法郎一次，沒有漲價，按入十法郎後自動開門，進入廁後鋼門隨即關起，奏起音樂來，如廁十五分鐘，鋼門自動開放，讓客人離去，瞬即關上，聞見沖水洗擦的聲音，又等待別人光顧。

九月初啤酒節

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是每年一度的「啤酒節」，全市的街道，擺設露天茶座，到處有啤酒供應，啤酒廠也派出專車，沿途贈飲，時裝店乘機在店門前架起「天橋」，舉行時裝表演。

餐館也各自在門前擺賣他們的精美小吃，主要也是賣啤酒，酒吧裡更加聘請樂隊，高歌助興，熱鬧非常。

同年日大巡行

九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是每年舉行一次的「同年日」大巡行。這裡超過四十歲的男人，都有組織同一年出生的聯誼會，這一天穿著同一式樣的制服，列隊從火車站沿着大道行到市政府門前，抵達市區廣場才散隊。

先頭部隊由警察電單車開路，跟着是男女混合的銀樂隊與馬車帶頭，由零字頭的橫額開始，是說一九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出生的隊伍；再而是一字橫額帶領一九一一，二一，三一，四一的同年人，殿後的「九」字橫額，最高齡的是一九零九出生的，已屆八十一歲，有些要坐輪椅，有些坐轎車，最尾的一隊是一九五九。

「同年會」祇有男人參加，女人沒有份兒，祇可充作持牌（那一個年份的號碼牌）人，或者站在路邊搖旗吶喊，或者參加音樂隊伍，祇是每年一度的聯誼餐舞會，趁個熱鬧而已。

葛媽媽的故事

在魯汶的市區廣場，擺有一張長銅椅，椅的一側坐着個婦人模樣的銅像，左手搭在椅背上，右手下垂，手指鈎着一個茶壺，以前那茶壺是可以拿開的，後來給人順手牽羊偷走了多次，現在是鑄連手指拿不掉的。

魯汶是大學城，當然有很多學生在此寄居，話說以前有一位「葛夫人」，開設了租房給學生住宿的宿舍，照顧週到，視學生如兒子，呵護親切，所以學生們都叫她「葛媽媽」，後來所有租給學生住的女主人，也被人們統稱「葛媽媽」，成為專業的稱號。

那張椅子，那個銅像，也就是為紀念為人稱讚她而設的。



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城

七十二行人物雕像

布魯塞爾有一個公園，園的四週，牆上塑着很多人物雕像，分別是各種不同行業的造型，是七十二行還是更多或更少，沒有仔細數過，總之是表示「行行有狀元」的意思。

孩童小便像三典故

舉世聞名的「孩童小便像」，是比利時的代表象徵，躲在布魯塞爾街頭轉角，並不起眼，人們仰觀小便長流之餘，總不免要在他的生殖器官下拍一張照片留念。

這個人物有三個傳說：一是小便救熄了國會的大火，一是淋熄着火的穀倉：最合情理的說法是當兵慌馬亂的時刻，人們都躲避在屋子裡不敢外出，這個小孩却悠閒地在街邊撒尿，敵車走近他的身邊也滿不在乎地鎮靜不走，人們認為他夠勇敢，視為英雄般看待，因此為他設像紀念。

他是裸體的，但是人們爭着為他縫衣服，所以什麼類型如軍裝，救火員裝，紳士裝都有，不時更換新裝，但是都開了褲檔，讓他的小便可以暢順長流。無名畫家以孩童小便像為主題，圍繞萬國旗在街頭地上用彩筆繪畫以博取賞錢。

鈔票背後的妙用

比利時的鈔票，一百法郎的背後印有四個圓點的凸字，五百法郎的三點，一千法郎的印有兩個圓圈，那是方便盲人摸索以分辨面額的妙用。■

我愛香港

十多二十年前，香港流行一首歌，歌名叫做「我愛香港」（I Love Hong Kong）。是「筷子姊妹花」唱的，這一次燕歸故巢，很想重溫這首舊歌，可惜物換景移事事非，問起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歌詞了。逗留了一個禮拜，已經感到香港很可愛，所以也很想找回那首歌的歌譜，重唱一遍。

首先我覺得「電車」很可愛，雖然緩慢點，卻有情調；坐在上層，欣賞街景，悠然自得，逍遙浪漫；從後面上車，前面下車，先貨後銀，上車時不必付錢，下車時才付帳。上車前看見車側寫的車資是成人一元兩角，所以落車時掏定一個一元硬幣與兩角錢。怎知再看車頭是老人半價，祇好把一元硬幣塞入錢箱，慳回兩角錢入袋，其實一元已經很便宜，六角更加是世界上最平的交通工具，從上環坐到筲箕灣，真個抵到爛，以前從後面上車要迫到車頭下車，現在有前後樓梯，免去擠迫，更加可人。

九三年九月才開始的半山行人電梯，也是世界第一。我住在堅道，每朝六時開始由上而下，十時過後，轉為由下而上。所以要趕在九時半前出門，不費分文的便可以從堅道抵達到干諾道中。沿路分段運行，有段要走平路，有段又上高落低，有段不是梯級而是平梯。橫過馬路時有指示向左望或向右望，以避左右駛來的汽車。有些好像學生模樣的女孩子不停上下打掃清潔，保持沿路乾淨，堪稱德政。

天星碼頭過海，老人家有「車卡」通過，免收船費，也是德政之一，每次横渡，都想起「我愛香港」。

交通便利，大巴，小巴，的士眾多，可惜守秩序的人太少，爭先恐後，一架的士靠站，你才打開車門，已經有人竄入車廂霸佔位置，遇著司機拒載，或是說要收工，或是不順路不做你生意，也為之

氣結。

對於行人路交通燈，香港人也一於懶理。亮了紅燈，他們自行判斷有無車來，照過可也，這卻是香港不可愛的地方。警察視若無睹，真個要嚴加檢討。還有垃圾雜物，堆積行人路上，有些狗屎，也無人檢拾，都是詬病的地方。為了「我愛香港」，呼籲香港當局着意改善，有厚望焉。■

第三輯

漫步人生



一九八八年結婚五十週年（金婚）





太太少女時期玉照



太太年青時攝





攝於五十年代啟德機場



一九六三年銀婚全家福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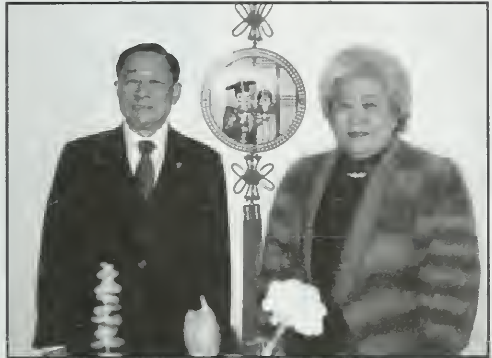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金婚之喜



一九九三年攝於多倫多家中



結婚三十年



結婚五十年



結婚五十五年

八十年來家國

六十歲時，許願寫一部自傳，題擬「七十年來家國」，期以十年間完稿，屆七十時則可以付梓，完成所願。

不意蹉跎歲月，人事變更，坷坎頻仍、文思斷續，時寫時輟，至七十歲，只及五六萬字，相去尚遠。

現年七十有七（一九九六年），距八十只餘三載，而天假以年，轉瞬亦達八十，故乃擬改「八十年來家國」，更多容納。惟獨至今仍未執筆，是否得圓所夢，尚未可知。

予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年，亦五四運動後一年。誕時父為我擬名「持躬」，期以清廉。入學名「漢樑」，亦有厚望，有生以來，未敢虧越，戰戰兢兢，幸保令譽不失，堪以自慰。

誕時纖弱，父母恐我不養，借鍾家姊姊衣褲，為我護生，幸保長成，且帶來弟妹七人，次妹於十一歲時，不幸染白喉棄養，其餘五弟一妹，俱皆成長。一九九二年，長妹先逝，如今兄弟六人，幸皆健存，邀天之福。

予居長，十九歲時承繼父業，卅六歲時父捨我而去，獨肩重擔，其間歷經香港淪陷，大陸變色，六七暴動，經濟衰退，不景氣吹，人事變更，同業傾軋，生路險阻，九七回歸，多災多難，家事國事，私事公事，都有可歌可泣，可喜可悲，可怒可憤，可憐可笑之事發生。時移勢易，歲月不居，可述之事物甚多，千頭萬緒，拙筆難舒，惟待心平氣和時，細說從頭耳。■

筆名

我沒有魯迅那麼的本事，卻有一樣比他輸餂了不多少的東西——筆名。

據說：魯迅有過百個筆名（其實「魯迅」也是筆名），我少說也有一百幾十個，正是「壞鬼書生多別字」，別的財富沒有，這筆名的「突庫」却是滿溢的。

我的第一個筆名叫「誰屬」，那時年少氣盛，自負不凡，人家是說「佳人誰屬」，我則「才子誰屬」。除了表示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誰屬」之外，也暗示這個作者的「終身」將會「誰屬」呢！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日本發動侵華，七七、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那個時候的我，正是激憤青年，義勇填胸，在報章上寫的文章，憤慨激昂，用的筆名「怒濤」、「新命」、「向陽」、「浪潮」、「澎湃」、「奮勇」、「奔前」一大堆。

寫情書一束的時候，又化名為「翰郎」、「項郎」、「康郎」、「鴻郎」、「紅紅」、「冷紅」、「翠翠」、「詩虹」、「翠雲」、「凌雲」，男女身兼收並蓄。

寫劇評的筆名，有「寒連」、「康路」、「星林」、「采憐」。「寒連」是「漢樑」的諧音。有人嫌我改得「衰颯」，「寒」已太甚，還「連」之不盡，不知道我的涵意是「寒」天的蓮，有「傲風雪」的意思。「蓮」是「紫色」，暗示冬天的蓮花紅到發紫。妻子的父親為她起了一個男性化的名字，叫「若輝」，我為她諧音為「熱緋」，正好與我的「寒連」成為一對，熱到「緋紅」色，我也用為筆名，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見報。

寫「驀然回首話香江」的掌故時，用的筆名是「江山故人」。寫粵劇掌故是用「大堂前座客」，寫消閒小品是「春不老」，寫「日本情趣」時用「松庵」，因為在東京時住在友人家的地名。寫與加拿大有關的筆名是「巢斯」，未想移民而終於移民，有感「巢於斯乎，巢於斯也，巢於斯矣」，也諧

我兒子 Charles 的音。

寫遊記，星加坡用「羅蘭士」，是住在當地男外孫名字的諧音，泰國用「素攀」，是泰藉老友的別名，比利時用「魯汶」，是三兒子居住的所在，荷蘭用「花農」，因為荷蘭的花卉既多又美。篇幅所限，到此為止，要寫的還多呢！■

潦草字，電腦盲

我的字體很潦草，追源究始，是三十年代當外勤記者時練出來的，那個時候自創的「速記術」，用若干代號去記敘述，把採訪得來的資料當場實地記錄下來，回到報館整理成文，黑手黨（字房工友的別稱）有專人為我排字，習慣了我的塗鴉，一篇文稿中錯不了十個字，於是越覺有所恃，越寫越潦草，有時自己還辨別不出來的，字房一樣排得好。

有人說我「鬼畫符」，孩子們說我寫的是「日文」，朋友接了我的信，說整封只認得幾個字，要我找人抄正給他，到了叫人代抄寫正，他卻說不夠親切，還是要我自己寫，樂得逐個字去猜較有與趣，耐人尋味。

兒女們取笑說，「接到爸爸的一封信，可以消遣一個星期」。每晚讀一遍，認多幾個字，如果夠耐心，終於也知道信的內容要說什麼，不但樂在其中，還有一種成就感，有如考試合格那麼好受。

一位朋友更妙，他接到了我的信，原封不動，因為拆了也不知道要說什麼，索性就跑來見我，知道我有事找他，當面問個清楚。

還是我的妻子本事，看我的字一個不差，替我抄稿，有時還幫我改字。寫劇評，每每嫌我太苛刻，人家辛辛苦苦排出來，給我一個不客氣，批得體無完膚，未免太慘，一筆刪除，教人氣結。她逝世後，沒人替我抄稿，索性不寫了！

這些年來，潮流與「中文電腦」，派系繁多，輸入與排出各有玄妙，有倉頡、部首、拼音，種種不同。我是「機械盲」，遇到要使用機器時感到手忙腳亂，懶得去了解結構。照相機、電視機、電唱機，祇知道按開關掣，別的都不懂，也無心去學，返正學了也不會記得，索性放棄。最近有機會學用電腦，看着螢光幕上跳動的影象，眼花潦亂，捉摸不着，不如不摸。

人家說，對着電腦就可以寫文章，我却要起了稿，再按電腦，還不是更費工夫？似乎這一輩子，都與電腦無緣份，做個「電腦盲」。■

作者「日本情趣」手稿

花滿樓頭春不老

書法家駱曉山為我寫一對聯，文曰「花滿樓頭春不老，松遍庵旁葉常青」，乃包涵我的四個筆名之作：「花滿樓」、「春不老」、「松庵」和「葉常青」。

花木蘭的父親叫「花榮」，花榮的父親叫「花滿」，不知如何在「楚留香」的武俠小說中出現了一個「花滿樓」來。這個名字的確很可愛，可是我的「花滿樓」早在「楚留香」的小說很早年已經出現，可能「楚留香」的作者是學我的，不必追究。

「春不老」這個筆名也用了幾十年，專為一些消閒文章，它的出處是原於北方一種泡菜名叫「春不老」，採用芥菜的嫩蕊醃成，爽脆彈牙，作為酒餘飯後的點綴品，也可以作為茶話的零食，純粹是消閒的「口果」。至於解釋為其他「春」的「不老」也未嘗不可！

「松庵」則是我寫日本遊記的專用筆名，原因一九六九年我漫遊日本各地一個月時住在摯友詹遠浦兄東京的家，地址便是「松庵南町」，因而擷取「松庵」為筆名。七零年寫過一本「日本情趣」的書，一紙風行，初版一個月裡便賣個清光，七二年再版，今已絕版，我也僅存一「孤本」，只限借閱，恕不奉送。

至於「葉常青」更加古老，一九三六至三九年間，我在「循環日報」主編「兒童週刊」與「文藝週刊」期間，寫「勵志文字」時用的筆名，表示「人如松健，綠葉常青」，不屈不朽，立志立品，誘導青少年，勇往直前，後來年已不青，也就少用了！■

未敢多情誤美人

剪報，是一種很「情趣」的玩意，比起「集郵」還刺激得多，也更有滿足感！

當你披覽所剪下來的資料，舉世的動態，風雲人物，軼事趣聞，美好的文學創作，幽雅的詩詞歌賦儘歸你所擁有，好比秦始皇統一六國，君臨天下：「大地在我腳下，河山握我掌中」般的氣慨，也像蘇東坡那「水上清風，山間明月」，儘皆歸我懷抱般的襟懷！

打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我便認真的「剪報」，以前也不是沒有剪過，衹是有目的有應用的才剪，而且剪了便算，沒有集中在一起，也沒有分類編目，過後也漸散失了。

因為香港華僑日報出版的「香港年鑑」，主編吳灞陵要我負責替他寫「一年來的香港報業」。我要每年從頭到尾把有關香港的報界動態，人物變遷的資料全搜集下來；加上華僑日報的「劇影藝術雙週刊」也由我負責，所有劇壇的活動，我也要寫一篇每年的「劇壇回顧」，鉅細無遺地記錄撰寫，因此我要每日剪報，順便也把其他引起自己興趣的消息全部剪存。

每天訂閱十五份報紙，因為每一樁消息，不同的報章可能有不同的報導，尤其是有爭執性的新聞，彼此間大有不同，其詳盡的程度也大有分別，因此需要互相對證，纔可以找出真相；而且報館間的對立，相當尖銳，甲報舉辦的活動，乙報隻字不提；乙報發生的不如意事，可能丙報大加撻伐，煽風點火；也有「筆戰」，報與報之間的筆戰不希奇，同一報紙不同欄目的作者也有戰個你死我活，甚至同一版面也起了內鬨；有篇「連載小說」，內容是影射自己少東的荒唐行徑，編輯一直沒有發覺，經過了一年多才有人向東主揭發，馬上腰斬。這種稀奇古怪的資料，如果不是及時剪下來，真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有時一段消息，由前頁拖到後頁，為了剪貼，要馬上跑到報攤多買一份，才能得保「全豹」，

那個時候的剪報狂熱，確實可以使我「廢寢忘餐」，每日要應付「剪報」的時間超過四小時，有時剪不完，留待星期假日全日開工，務求「每週必清」的習慣。

剪完的報，還不可以馬上拋棄，有時發現一件有趣味性的消息，要遡逆前聞，又要翻尋下去，每每一段很有用處的資料，大意放過，再找便難了！其中苦樂，只有自己知。

女兒也真難得，她把兄弟姊妹用過的「練習簿」搜存下來，替我把分類的剪報黏貼起來，在封面編目，可是她入了大學，功課繁逼，沒時間替我效勞，後來去了加拿大深造，「貼報」就此中斷，其他的女兒沒這興趣，衹好剪了裝進紙袋紙盒，胡亂堆起，整個房間變成了貨倉，堆到天花板去。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祖居拆建，這些不捨得棄拾的寶貝兒，幸好有一位同好的朋友旅行家李君毅，他願意替我搬去他居所的廚房，他不在那裡舉炊，把水池的水放乾，搬走了爐灶廚具，堆得密不透風。

一晃過了兩年，他又要搬家了，搬到中央戲院拆建而成的中央大廈廿四樓，天台加蓋了一層瓦鐵屋，難得他古道熱腸，把我這大堆寶藏也跟他的書報珍藏搬在一起，作家陳潞欣賞不已，為他撰寫了一對門聯：「廿四樓藏廿四史，萬里路讀萬卷書」，他是一位出名的旅行家，真是恰當到不得了。

怎知好景不常，他那層加蓋的天台屋，被政府發覺是「僭建物」，勒令要拆，晴天霹靂，如何是好？商量過後，忍痛拋棄了一部份後又覺得可惜，惟有壯士斷腕下決心把它送給別人。

起初跟一家大專學院的新聞系商量過，送給他們不敢接受，因為沒有人手整理，學生畢業後便離校，負責人難以為繼。

於是衹好在報紙上發一段免費「出讓」的消息，馬上有十幾個人打電話來，有些一問聽見那些數量與我續後在家裡再剪存的總數超過三千磅，嚇了一惊，不敢再談下去；也有衹要「詩詞歌賦」

的，也要衹要「戲劇」方面的，我都一律拒絕，事實上我也沒有辦法從這眾多的資料中單獨抽出。

我的「免費出讓」條件，是要全部要清，也要知道它的去處，好比嫁出去的女，婆家如何對待她，有功夫時也要去探望她有否受到虐待，也有權帶她回娘家住幾天。

所以問者雖眾，無人敢受，好在謎語專家白福臻提到了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以前因為羅香林老師介紹過他來找我問及一些「張保仔」的資料見過面，找他來看，歡喜欲狂，因為這圖書館着重搜集有關香港歷史的藏品，馬上答應全部搬走，加僱人手整理編目，可是他們的分類方法跟我的不同，那一部份已經黏貼在簿的要費功夫用蒸氣揭起再歸類，反而那一包包一箱箱的更省功夫，容易整理。

經過這次教訓，頓然萬念皆灰，妻子也勸我不要再存這種嗜好，毅然放下剪刀，感慨之餘，不禁口占一絕：「歇剪何曾強忍心，衹緣寸地值萬金，如今坐看東流水，未敢多情誤美人」。

雖然如此，看見報上的好文章，仍然難忍「不動心」，比喻把它看作世間儘多的美女，怎能個個擁有她，衹可收心忍性，視作過眼烟雲，澄心靜坐，任他「奔流到海不復回」了！

移居加拿大後，房子的面積比較香港大得多，起碼呼吸的空間多了幾立方呎，看見報紙上的好文章不免又再動心，可是却強自忍制，恐怕又蹈覆轍，正如不管外國美人抑或中國美人一樣都不能兼收並蓄，何必自作多情，誤人誤己。

一位新移民的親戚，離港時他的朋友送給他的一份「贐儀」，是訂閱全年的「星島日報」，由海郵寄來，他却連翻閱的興趣也沒有，原封不動的轉送給我，如獲至寶，因此難免又「手下不留情」地剪個痛快，不經不覺又剪得太多，堆積起來，頓覺驚心，記取「未敢多情誤美人」這句話，又再心如止水！難道還作加國負心人嗎？■

我結了四次婚

我一生中，同一個妻子結了四次婚。

首先是在三十年代，我們的婚禮是憑「三書六禮」，送紅帖，搬嫁粧，擇個良辰吉日，盲打瞎撞，選出來的日子，竟然是陽曆二月十四日「情人節」，只是那個時候，根本還沒有「情人節」這門把戲。

第一次結婚，我們根本沒有所謂儀式，請客，燒一串大炮仗。家父一向慳儉持家，衹在店裡擺了幾圍酒，請至愛親朋歡聚便算。怎知消息傳了出去，同行好友，鬧個不可開交，不管你請不請客，賀禮照送，父親不得不還禮，一批應付了，另一批還繼續有來，結果不但要請一次客，反而一連在石塘咀的廣州酒家請了三晚，才算了事。

過了二十多年，要為妻子辦「香港英國護照」的關頭時，對照陰陽曆一查，就是二月十四。那個時候，要在高等法院的翻譯官面前宣誓，還要找兩個長輩和曾經參加過我們的婚宴的朋友做「見証人」，在譯成英文的誓詞上簽名，等如是第二次行婚禮。

第三次結婚，是為了移民加拿大。專員要有政府發的「結婚証明書」，要我們在香港大會堂的婚姻註冊處補行結婚手續，兒孫輩們都來觀禮，好不熱鬧。雖然沒有披婚紗，妻子還是頭戴紅花，一副「新娘相」。外孫們說公公婆婆要結婚，在註冊處的禮堂裡猛叫「公公娶婆婆」，笑不可抑，捧腹倒地。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既是情人節，又逢星期日，也是我倆慶祝金婚紀念的好日子。牧師特別為我們在主日崇拜程序中加插証婚儀式。我們跪在經壇前，跟着牧師的指點起誓，還有守經餐，眾多教友到來觀禮，為我們見証。儀式過後，在副堂舉行茶會，切餅招待親友，晚間在鄉村俱樂部宴客，

濟濟一堂。

事隔五年，妻子也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病逝，永遠離我而去。而今舊夢重溫，四次結婚的情景，還常活現在眼前！■



一九八三年第三次結婚時攝



一九八八年在多倫多諸聖堂的証婚儀式

一回相見一回老

香港淪陷時期，小兒剛好四歲，應該入學，但是當時的幼稚園都關閉了，沒有重開，祇好送他去「加冕台」（多好的名字）的「湘父私塾」。

盧湘父老師德高望重，在香港仕林中數一數二，收容的學生，親躬教授，初入學便要念詩篇，日教一課，明天便要「背誦」，如有遺忘，必要讀完再讀，讀到識「唸」為止，字認不認識，會不會寫，還在其次，長大了便會明白。

兒子每日受教的功課帶回家裡，這個做父親的為免明天孩子背不出來要「罰企」的緣故，也要盡心盡力教他誦讀，所以，不但他「會唸」，連我也入心入腦，至今不忘。

老師選了兩首詩：「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兒弟，留與兒孫作樣看」，真是至理名言，很願意介紹給無數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同誦讀，記取「一回相見一回老」這句話，不要為鷄毛蒜皮的小事情，吵鬧不休！

人生苦短，幾十年的歲月裡，兄弟姊妹能夠聚在一起的時間有多少，應自珍惜，相見時難別也難，如果能得見面時還為了恩恩怨怨而爭執不休，何苦來哉？■

昨夜夢魂中

退休以後，漸漸離開往日燈紅酒綠的酬酢場合，也疏遠了那些見面時假裝笑臉迎人的虛偽人物，不必再朝九晚五的依時上班下班，也無需動腦筋費精神去思索應付商場上勾心鬥角的困擾。

移民加拿大，更加可以四大皆空地不跟別人接觸，終日活動在自己的世界裡，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受干擾。

但是，白天雖然寧靜，夜裡睡在床上，却每晚都會發夢，夢裡驚天覆地，有時是千軍萬馬，身先士卒，奮勇殺敵，運籌帷幄，指揮若定，衝鋒陷陣，大犒三軍。

也夢過做成一筆大生意，賺了幾千萬，幾艘大貨船陸續泊埠，無數的工人動員搬運貨物，堆積滿倉，辦公室裡主顧雲集，動筆簽約，手不停揮，夜間酒樓裡的繁華酒宴，舉座狂醉。

有時夢見做了皇帝，後宮佳麗三千，殿前百官雲集，三呼萬歲，有事上奏，無事退朝。

最妙的還有連續性的場景，前晚夢見的情節，昨晚繼續下去，今晚又再伸展，恍如看「電視連續劇」的樣子。

也有舊地重遊，那一處恍曾相識的所在，又再踏步舊苑，重睹舊時人，重演舊時事。

忽然踏進一間「博物館」，牆上掛的是我家老祖宗穿上清朝官服的「寫真」畫，大堂裡所擺設的全是家鄉祖居的酸枝檀木傢具，神龕前的銀器祭具，四壁的「四屏」鏡框，山水字畫，都是我家的舊物，心裡很清楚想着這些舊東西，在「三反五反」的年代，統統給「貧農階級」搬個清光了，怎麼會在這兒，難道整批賣給洋鬼子了！

驀地裡又到一處「神仙境界」，是「天堂」還是「世外桃源」都分不清楚，遇到好些似乎認識的人，跟他們招呼都不啾不睬，却又有無數並不認識的人，偏要來跟我打交道，死纏爛打，誓不干休，

駭然驚醒。

一會兒又像加入了打鬥場面，追追逐逐，跨過高山，越過峻嶺，可以飛身躍過對岸，又會水面踏萍，比電影中武俠明星還了得。

有時會夢到一個從未到過的陌生地方，奇怪的隔了不多久再到此地，一樣的景物，一樣的人事，好像很熟悉的生活環境，却又不知是什麼世界。

古道「至人無夢」，我當然不是「至人」，所以寧願「有夢」勝於「無夢」，不管是「好夢」還是「惡夢」，我都願意繼續「尋」下去！■

花非花，霧非霧

我的眼睛一向很「利」，遠處街角站着的親友，一霎眼間便給我「搜」到；身邊掠過認識的人，眨眼間伸手一抓，便給我捉個正着，坐在電車樓上，一路上望向路邊的人，每一個熟人所作所為，難逃我的法眼，下次見面時，說他何時何日在何地做過了什麼事，他們都會驚奇的問我怎麼會這樣清楚。

直到七十歲，我還不必戴眼鏡看報看書，雖然六十歲的時候便配了眼鏡，驗眼師說有老花，有散光，不過都是輕微的程度，配回來的眼鏡，戴與不戴效果一樣，與其要讓眼鏡框壓在鼻樑，索性免了吧，所以一直到現在，眼鏡依然擱在抽屜裡塵封，懶得拿出來試用。

可是，不由得你逞強，這些年來似乎有些異樣了，有時晨早起床，望向窗外的遠景，像是罩着一層薄霧，問站在旁邊的人，他們都說沒有霧，清新得很，開始懷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

走在路上，遠處行人路邊的草坪，似乎是百花爭妍，走近時才發覺那裡有花，祇是長長的野草搖曳生姿，互相倚傍。看一棵樹，紅花纍纍，告訴旁人，別人說那裡是花，是樹上結出來的紅果子，像是小蘋果般的圓球。

左邊的眼，似乎更糟，常時像有一層隔膜阻擋着，不時要眨眼，尤其晚間看電視，螢幕前的影像，都是從眨眼間的罅隙窺到出來的，甚至有時索性瞌上眼睛，不看影像，祇聽聲音。

於是去找眼科專家檢驗，他說是老化了。眼睛容易疲倦，要多些讓眼睛休息，驗光的結果，他說我的右眼好極，仍然是年輕時的視力，老花的程度與已配好的眼鏡並沒有差別，不必另配，我說不戴與戴差不多，他說本來可以不戴，不過戴了比較好，以後要戴。

左眼卻有「白內障」的現象，可是太薄，未到施手術的時候，要待更厚時才考慮，要我每年檢驗一次到夠成熟的時候再說，至於眼睛疲倦，滴一滴眼藥水便沒有事了。

回到家裡，寫字看書報時拿出眼鏡戴上，仍然戴與不戴都同一效果，壓住鼻樑總不舒服，而且多了一件東西要隨身帶，容易忘記掉失，不如不戴，所以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還是沒戴眼鏡的。

霧裡看花，似乎更有浪漫的感覺，也由他繼續浪漫下去好了。

可是，寫完字要把筆桿套入筆筒的時候，總是插着筆筒下的手，每次都在手掌裡留下一劃筆跡；開門的時候，鎖匙明明朝向鎖孔插進去，總是插到鎖的上面，迫住要一手按着鎖頭，一手插進鎖匙，才能應聲而啟。用「指甲鉗」，總是鉗着空氣，套着指甲了，又套得太深，剪出太多，剪後指頭作痛。

驀然驚覺，人漸老了！■

含飴之樂樂何如

後漢書「馬皇后紀」：「吾當佁飴弄孫，不能復閱政矣」，也就是「退休」後的玩意，從此以「弄孫」為樂，不問政事了。

「飴」，禮記「內則篇」有謂粟飴蜜而甘之，釋文「餳也」，朱駿聲曰「古以牙米熬之成液，今或用大麥為之」，再和之以「餓」則曰「餳」，也就是今日的「麥芽糖」了。

至於「弄孫」為什麼要「含飴」，是孫兒把一方麥芽糖塞住爺爺或嫲嫲那把口，還是爺爺或嫲嫲把一方麥芽糖給孫兒吃了，自己也饞嘴地放一方在口與孫兒同樂？這便沒有史實記載了。

過了大半生下有內外孫十六個之多，散處歐洲、美國、加拿大、星加坡、泰國和香港六個地方，難得有聚在一起的時候，但是去到那裏都「有孫可弄」，算是「天厚我也」。

住在比利時的男孫很喜歡踢足球，現在已經是「校隊」與「市隊」的代表球員，十一歲的時候要這個爺爺跟他一同「射球門」，一腳射高了，球兒飛到人家的屋頂去，不敢拍門求取，急得流眼淚，怕被爸爸責罰，爺爺馬上掏腰包給買個新的，也才破涕為笑。

星加坡的外孫女五歲時看見她祖母戴的手鐲很喜歡，撫摸得愛不釋手，祖母對她說：「我知道你很鍾意的，等我死後一定送給你」，孫女喜歡到不得了，想了一會兒，忽然向祖母說：「你幾時死呀？」，祖母聽得啼笑皆非，反問她：「那你想我幾時死呢？」她回答：「越快越好！」

香港的外孫很聰明伶俐，記憶力很強，也有悟性，四歲的時候，帶她去公園散步，一路上教她唸唐詩，也為她解釋詩中的含意，好讓她了解來龍去脈，容易聯想，到回程時，果然她便會全首背誦，一字不漏，這個公公，有耕耘，有收獲，內心歡喜得很，以後每日一詩，在暑假裏，她也背上很

多首，到我返回加拿大時，打長途電話時，問她可還記得，她在電話唸幾首出來，果然一字不差。

加拿大的孫女，上學的都是英文，因此也要她唸星期六上午的「中文班」，回來問她今天學了什麼，她回答「Up and Down」，原來她學的是「上」「下」兩個字的字義，深入腦海，但總難記得中文的讀音，可是寫起來卻很端正，因為她是當圖畫般繪寫，橫直分明，自然筆劃清楚。

好些年前，男孫在香港，帶他到娛樂戲院看早場的「卡通」，早場之前的早場還有趙世光的「講道」，先聽「講道」再看「卡通」，儘夠消磨一個上午，看完「卡通」後去吃午餐，一份常餐分為兩份，那個時候的餐廳侍應也真和氣，肯為一客常餐分兩餐碟上桌，現在恐怕不易辦到了。

到茶居飲茶，祖父一定讓孫兒們吃「叉燒包」，因為先填飽了肚子，以後便不會叫太多這樣那樣了，祖父說：「飲茶如果沒吃叉燒包，便不算飲茶」，孫子們當然相信，所以以後「飲茶」都爭着吃叉燒包，到長大了，才知道被騙，嚷着要吃精緻的「蝦餃」、「燒賣」了

年紀小的時候，纔肯跟祖父母一同出外遊耍，甚至非跟不可，纏手纏腳，有時還嫌累贅，可是到了十多歲時，你要叫他作伴，他反而不肯跟從了。他有他自己的小圈子，小世界，嫌祖父母太囉嗦，太沒趣味了。

未來的日子，是關心孫子們戀愛求偶的時刻了。■

與兒孫輩同遊

我這大半生，為兒孫輩作馬牛，照顧唯恐不及，為他（她）們盡心盡力。有時候帶他（她）們去娛樂戲院聽趙世光的佈道會後連看卡通片，到太平館吃西餐，伙記們為我們特別安排，一客幾角錢的「常餐」也分為兩份，各得其所。

坐遊艇出海，上太平山、入新界、逛沙田、去長洲、遊澳門、看足球、玩乒乓球、捉跳棋，祇怕他（她）們不夠開心，上車落船，提攜扶持，費煞週章，比照顧老人家更細心。

輾轉幾十年光陰，如今我老矣，兒輩也年過半百，孫輩也有十多廿歲，出門旅遊，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一切由兒孫輩安排計劃，也不必自掏腰包，全部由他（她）們包辦，安安樂樂地坐享其成。

出入境要填寫那出入境的表格，過去我為他們填，現在由他們代我寫，祇是簽個名便成，省事得多，否則現在表格的字體，越來越細，老眼紛花，難以看得清楚。

小型旅遊巴士的梯級很高，上車落地，腿長莫及，兒孫們伸手扶持，頓覺心涼，這是多麼年來的回報。

如果是一個人出門，訂了機票，要孩子們先行向旅行社飛機公司索取應用的表格，預先填好，省得在機上摸索，也是一個辦法。

送機、接機，常時是一大群人出動，雖然夠熱鬧了，可是惜別依依，總難免有離愁別緒湧上心頭，倒不如越簡單越好，輕騎簡從，夠人手用便可以。

這般年紀，當人們知道我要隻身就道時，總訝異地問怎麼可以？可是各有各忙，怎能常時有兒孫同行，有時也不得不已。

當然，手提袋，一應重甸甸的東西有人代挽，自己兩手空空，掉臂而行，多麼輕鬆暢快，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榮陞太老爺

小生今年七十一，長子五十，長孫廿七，他與未來孫媳戀愛三年，終於今年結婚，於是我與內子便由老爺奶奶榮陞一級而變為太老爺與太奶奶了！

今年一九九〇年春假期間回港，長孫與他的未婚妻也由三藩市回到香港跟我們拜年。跟着與未來親家老爺奶奶同吃一頓晚飯作為見面禮，會親過後，便擇定了八月廿日是良辰吉日舉行婚禮。

本來，我們原定七月中旬返回多倫多的，七月廿日要搬屋，已答應與我同住的第四兒子回來協助，雖然不必我動手動腳，重要的是我要自己照顧我的東西，很多自認為心肝寶貝的書報、文稿、剪報資料、小擺設、紀念品，在年青人的眼中可能是垃圾癈物，所以要趕回來撿拾護送到新居去。

同時原定回程時打算路經洛杉磯，探訪一些舊相識叙舊。

因為長孫是要在三藩市舉行婚禮的，所以機票改為途經三藩市，時間也改為八月十七日、廿日結婚、廿三日才返回多倫多，不再去管搬屋的事了。

當日的婚禮，分為兩部份，早上在家裏舉行斟茶儀式，跟着到教堂行禮，禮成後「滬江飯店」午餐，晚上在「翠亨村」晚讌，嘉賓滿堂，相當熱鬧。

自此之後，鄙人晋升為太老爺階級，人道「不痴不聾不作阿姑翁」，那麼應該「更痴更聾不作太姑翁了，好在耳朵已屆要裝助聽器」的階段，舉動也漸欠靈活，自然會聾會痴了。

以前的老人家，娶媳婦娶孫婦都為着要抱孫、抱曾孫，希望今年擺新抱酒，明年擺滿月酒，但是此時此地的年青人，首先是要享受「二人世界」好幾個年頭，然後才計劃「傳宗接代」，急也急不來的，既然「更痴更聾」，還管這些作甚？

回首五十年前，長子在那打素醫院出世的時候，祖母拿一件祖父的舊衣服要我帶去醫院給出世

的嬰兒裹身，她認為要托祖父的鴻福，嬰兒才快高長大，這般要求，當然得不到護士的許可，認為舊衣服骯髒那能包裹嬰孩，太不衛生，回家不敢告訴祖母，說是曾經包過了，她也心安理得，頻頻向祖先神位禱祝，祈求這第四代的首席代表耀祖光宗。

我家兩代單傳，祖父、父親都是獨子，可是母親却生了十二胎，養活六男一女，我是長子，在我之前還有一個出世便夭折的哥哥，所以當我誕生的時候，祖母趕忙去鄰家姓鍾的世伯母要求拿一件她女兒穿過的舊衣服給我裹身，因為鍾家一連生了好幾個女兒，祖母認為裹了女性的衣服便象徵生的是女兒，也把我當作女兒般養育，容易茁長。

也許真個靈驗，在我之下，一連生了五男二女，一個妹妹聰明伶俐，可惜養到十一歲，患白喉死了，當然其間還有三個是男是女的我都記不清楚，因為一出世便死了。

長孫出世的時候，我家經濟環境大大好轉，蓋了三層高獨立式的花園洋樓幅員七千多呎，僱用九個工人，長孫當然身嬌肉貴，有專人照顧外，吃盡了多少山珍海饈，負責的褓姆，也吃得珠圓玉潤。

一路以來，供書教學、中學畢業後、來到三藩市唸大學，攻電腦工程，取得碩士銜，也找到大規模連鎖百貨公司行政高職，應該說是一帆風順了，如今成家立室，盼望他更上一層樓，無災無難到公卿！

我有四男四女，除幼女未嫁，連媳婿共十五人，有十七個男女孫，最近添多一個孫媳婦，所以在我名下連荊妻在內凡卅五人，五弟一妹也有子女十六人，加上妹妹的兒媳女婿內外孫，計算起來在我父親轄下的人口，超過八十人，應該說是人丁興旺。

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父親早於一九五五年逝世，母親也在一九八二年病故，沒有機會看見曾孫婚禮，也祇好留在「家祭毋忘告乃翁」了。■

金婚回首話前塵

歲月匆匆，轉眼間我們的婚姻生活也渡過了五十個寒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終於到達金婚慶典的喜樂之日。

在聖公會諸聖堂的感恩崇拜聚會中，在切金婚禮餅的歡笑聲中，在晚間鄉村俱樂部的喜讌宴席中，二百多位賓客交織成熱鬧的場面，無疑是一生中留下難忘的情節。

回首緬懷五十年來的前塵往事，不禁悲喜交集，曾有開心歡欣的日子，也渡過艱澀凄酸的年月，正甜酸苦辣都嘗過，悲歡離合尋常遇。

也許我較為早熟，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便有追求女性的慾望，我的初戀情人是同年級長我兩歲的學姊，我仰慕她，她也像比對別的同學更關懷我，心靈中有些交流的感覺，第二年我轉校了，從此斷了音訊，一直隔了三十多年，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再度相逢，她像一個雍容華貴的主婦，幾乎認不出她，我暗地裏叫她的名字，她驟然也叫得出我的名字，相見唏噓，她說明天就要去美國了，留下地址，卻一直沒通過信。

高小，初中，高中，坦白說我確也追過好些女孩子，亦有好些女孩子追過我，甚至會傾慕過一些明知不能愛卻會想愛的，回憶起來，傻勁得很。

在芸芸的眾多女孩子中，幾經情感理智的衝突與抉擇，再三考慮，終於毅然選定現在的妻子，自此之後，抗拒任何女孩子的牽掛，從不異心，不管是七年、十年、廿年、四十年都不曾癢過。

我們的締交是由文字緣開始，她是家鄉中我姑母的學生，算起來也是祖母遠房家族，雅好文學，我在校刊和報章上發表過的文章，剪寄（那時還沒有影印的方便）給姑母，姑母轉贈給她，她很欣賞，姑母來信說要介紹她跟我通信，我馬上寫一封文言體的信交姑母轉給她，很快她也以一封文言體

的信回覆，由此魚雁相通連綿不絕，過了一年的暑假，我回鄉在姑母的家裏與她相會，她穿着白色的上衣，黑色褶裙的學生裝，不施脂粉、自然流露蘋菓般的面龐，短短秀髮，端莊大方，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她矜持的女性驕傲，教我不敢造次開口，竟然相對無言，四眼交投，不知從何說。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那一年，她獨自離開眾多親人的家，跟隨着我的祖母來了香港，我們有機會朝夕相對，夜間也和她在李卓林會計師創辦的「中文新式簿記學校」一同上課讀書。

一九三八年我們結婚了，選的是陰曆二月十四日，一九五六年時因為辦護照的關係，要到高等法庭宣誓，邀請兩位年老的長輩證明我們的婚姻，急忙間來不及推算陽曆的日子，就把陰曆作陽曆計算，於是以後所有的證件中，結婚日期都是以「二月十四日」為紀錄，一九八三年移民加拿大，香港加拿大領事館的館員要我們再辦一次「結婚證書」也以這日子為準，五十年前並不懂這「情人節」的玩意，今年（一九八八年）的二月十四日「情人節」之外恰逢星期日，真是天緣巧合，慶祝金婚，並皆佳妙，陽曆二月，多倫多本來是隆冬的白銀世界，前兩天還降了大雪，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真是邀天之幸。

結婚的時候，家父不想舖張，祇在店裏（店裏前後座四層樓高）設了十多席喜筵歡宴親友，不料報館的同事把消息發表出來，很多認識我家的人互相找父親交涉，非要請客不可。一次請過還不週全，結果要在石塘咀廣州酒家連請兩次，加上在店裏請的一次，我們的結婚酒擺了三次。銀婚的時候，我們本來想慶祝一下，可是上有兩代高堂，恐怕給他們斥為無聊，所以籌備了不敢舉行，現在長輩們都去了極樂世界，一家中我的年紀最大，才敢放肆慶祝金婚。

新婚的時候，我們曾經相約過，無論誰發脾氣，誰都不許爭辯，要等對方的火氣過後，才可平心靜氣去評理，大家都遵守諾言，而且荊妻性格溫柔樂觀，善解人意，也能體諒他人，在大家庭

中，人物眾多，身為長媳，排難解紛，責無傍卸，但她措理有方，秉公無私，上得兩代高堂的鍾愛，下受傭僕妯娌的尊敬，我在商場上，有時受到鬱氣，回到家中，見了她的笑臉，怨氣全消，五十年來相處互讓，沒有爭吵的機會。

我家也曾經比較富裕過，在心想事成的日子裏，我身為長子，要給弟妹們作榜樣，對人處事，不敢過份，但子女八人，支出相當浩繁，卻也祇能在份內的數字應付，時常囊空如洗，一個相學家批我為「富屋窮兒」，不禁黯然失笑。

人生好景不常，香港陷於日敵的三年八個月，家父遠去南洋未回，工廠貨倉毀於戰火，百多個員工和他們的家屬要遣散回籍，頓時應驗了相學「左筆根」所批的「家徒四壁，仰屋興嗟」，身負全家全店重責的我，如何掙扎應付渡過難關，妻子與我，「相濡以沫」的艱辛時刻，歷歷在目。■

癌奪吾妻

我的妻子，一向豐滿，身體健壯，生育了八個孩子，除了脊骨歪曲，糖尿之外，別無毛病。

不意一九九二年初，發現大便帶血，初時以為痔瘡出血，不以為意，怎知撿查之下，竟然是腸有腫瘤，不管是良性惡性，醫生主張施手術，一割割了十二吋，再照X光，醫生說癌的部份沒有了，從此平安無事。待到九三年一月，忽然又覺不妥，但是醫生主張不要電療，因為殺了壞細胞，也損了好細胞，得不償失。妻子人也裕達，樂天知命。怎知大便秘結，進了醫院，醫生為她再割直腸，發覺癌已蔓延體內，已是割無可割，只好在胸下開了一個小洞，從此大便要由小洞排出，終日掛着膠袋承載，一天清洗幾次。看她蹲在厠盆旁邊，用水灌袋，真是難堪，要想幫忙，也幫不了大忙，祇好侍立一旁，為她提水，這時的心境，真個是欲哭無淚！

忽然小洞排出墨色的液體，初時以為是腹內的癈物，認為是好現象，其實那是「血」，漸漸口也吐出同樣的東西，情形不妙，急送入院。四月五日清明節，醫生為她作了胃部檢查，發現是胃出血，由此人漸虛弱，延至四月八日晚間，竟然返魂無術，離我而去，當堂柔腸百結，痛澈心肝，兒女們也掩面悲泣，真個不知人間何世！

四男四女，大孫孫媳，都來奔喪，好在墓地在她死前兩年，早已購置。買了棺木，舉行喪禮，一切有兒輩主理，總算順利入土為安，我一切不管，祇是暗自悲泣，想着如果能夠跟她一同歸去，也好讓後輩省事，不必將來再辦一遭，豈不更好。

檢出她的香港護照，拾好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滿效，心裡頓覺她的緣份，如此巧合，真是天意！

憶起她的發痛，也祇有幾日，算是不太磨折，如果返魂有術，醫生說可能會中風半身不遂，也

要帶着糞袋過日，做一個不正常人，與其如此，倒不如生不堪戀甘為鬼，暢快得多了！

祇是從此我枕邊無人，祇有夢中尋。每夜都感覺到彷彿依稀猶在，驚鴻瞥影，轉眼成空。日夜對着遺像，越看越覺得她似乎在微笑着，笑我傻痴！我也心情俱毀，終日呆着，萬事都引不起興趣，沒個沒了，直到如今。

事隔經年，一直都想把這悲痛心情，訴之筆墨，卻是提不起筆來。這次星洲之行，有女兒代抄，才能書成，忍不住淚滴稿箋，希望魂來尚饗，鑒我衷情！■

緣斷情未了

一九三五年，我開始認識妻子，她是姑母的學生。經過姑母的介紹，寄了她的一張小照，寫道：「貌僅中姿，而聰明秀麗，嬌俏可人，」我立刻就寫了封信，自我介紹，也附了一張照片給她。很快便收到她的回信，也還了一張全身的玉照，亭亭玉立，含情脈脈，教我神魂顛倒，屢看不厭；馬上回她一封信，用文言寫的，幾天後就接到，她也用文言的回信，遣詞造句，很有文采。從此，我們書信往還，連綿不斷。

一九三六年暑假，我回鄉省親，在姑母的家裡第一次與她見面，一面的印象深刻難忘：她穿的白襯衫，內裡粉紅色的背心隱然欲現，腳上一對紅皮木屐，露出胭紅的腳踭，教我目不轉睛地隨着她的走動凝視着。清脆的口音聽來陶醉。那時我正是發育時期，滿身癬癩，結疤剝落，自慚形穢，她倍憐惜，為我揭掩，頻頻呵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她隻身跟隨祖母來港，得以朝夕見面，我們坐在北角海旁觀海景，堅尼地道、寶雲道拍拖，安樂園吃雪糕，東園餐室吃西餐，相擁相親，忘情物外，享受二人世界的樂趣。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我們結婚。一九八八年同日我們慶祝金婚。相期一九九八年同日，我們花燭重逢。不料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五時她便香消玉殞，魂斷於多倫多慈恩醫院，辭我而去，從此緣斷，可是情未了。

那天早上九時，我不顧醫院十時才開始讓人探病的限期，闖入大門。直趨她的病榻旁邊，看她罩着氧氣筒急促地呼吸，手背上吊着鹽水，不能說話，瞳眼翻白，心裡很難過，守在榻旁握着她的另一隻手，泫然滴淚，伏在她的耳邊喃喃細語，可惜她已聽不到了，直到下午二時，女兒勸我回家休息，心情起伏難平，四時許女兒來電話說母親危急，馬上與孩子趕車前去，她已經全無氣息了。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

枕畔被猶溫

愛妻逝去後，房裏的擺設，我不肯搬動絲毫，那張 King Size 的大床。女兒提議搬去，改作單人小床，我也不肯，她說擺了單人床可以騰出地方擺張寫字枱，方便我寫稿寫信，我動怒反對。

我要保持原狀，一樣要擺兩個枕頭，兩張被，我睡一邊，留一邊等待愛妻魂魄歸來時，有處棲身。

半夜裡，我不自覺的伸手入被，似覺微溫，仿是愛妻的體溫猶存，搯手絲棉被頭，柔軟滿掌，疑是愛妻的肩膊身軀，悠然驚醒，恍遊太虛，急連再睡，卻難入夢，廢然而起。

黑暗中摸索，開着壁燈，始知夢境，環顧一切舊物，梳妝枱上的照片，牀頭櫃頂大大小小排列的兒女們生活相，櫃格裏擠着愛妻生前喜愛的書籍，她最愛唐詩宋詞元曲，還有朗誦詩詞的錄音機，一切依舊的位置，睹物思人，怎能再睡，索性起來草成此文，捕捉靈感，稍縱即逝。■

吾兒

荊妻為我育四男四女，序以男女，男男，女女，男女。

長男疏財仗義，理財無方，雖曾高薪厚酬，揮手輒盡，轉職無數，歷經多業，髮妻仳離，再三續婚，終告隙末，育兩男。

長女聰慧思敏，學冠群曹，獲心理學博士，教育英才，為政府所器重，著書立說，極邀時譽。

次男經營有術，所業鼎盛，同行所慕，領導群曹，獨傲一方，無可慮也。

四男深思熟慮，頭腦清晰，計劃週詳，好學鑽營，各有心得，雖學歷一般而位居要職，所謀順遂。

五女溫婉柔順，治家有方，妯娌稱賢，相夫教子，井井有條，模範主婦，居之無愧。

六女沉靜，獨立不群，寡言鮮語，專注所業，無虧厥職，歷任秘座，皆獲賞識。

七男憨直，達觀不較細節，樂於助人，寧願倒貼，性好音韻，其疏財仗義，不亞長兄，惜不曾高職，亦無高薪厚酬之報，樂業敬業，操守無虧。

八女慈祥，有乃母風，憂他人之憂，樂他人之樂，亦仗義疏財，不計回報，結交友朋，無不稱善。照顧諸兄姊，常存厚道，睦鄰恤苦，菩薩心腸，禮佛誠虔，悉心頂禮。■

自述

人死後，殯儀中必有叙述生平項目，憑他人撰稿，必譽多貶少，隱惡揚善，不盡不實，不如自述，屆時誌於追思錄中，先此致謝誦讀者。

予乃廣東潮洲澄海人，生於一九一九年陰歷四月十一日子時，伸算陽歷五月十日。誕在香港上環發與街一座木樓第三層，背後為皇后大道西二十六號，出世紙列三六六號，可見當時領出世紙者甚少。

予居長，母育十二胎，養者七，六男一女。結髮妻聘自澄中望族，生於一九二零年九月十日，結婚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卒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育四男四女，全皆倖存，内外孫十七。不曾讀過幼稚園，幼年授業於鄉間私塾。畏於塾師戒尺威嚴下，逃學而遷至香港，先後入學潮商學校、育才書社、菲利女校。小學三年級時入讀西南中學附小，跳升高小，高中一時跳升高三，在校歷時八載。高中畢業於一九三七年，其時日讀西南，夜讀生活新聞學校。蓄志從事新聞事業，為家人所不許，召回父店，心有不憤，乃與父約，期以五年，助其整理店務，踏上軌道後，自行引退，樂業自選。怎奈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於日寇，先父旅星馬巡視業務，滯留未回，音訊斷絕。港未淪陷，工廠倉庫已先毀於日軍炮火。屬下員工一百零八人，亟需疏散。其時日威治下，港幣百元五百元者停用，市上兑換五元十元，只得五折，資送員工大費周張，乃變賣財物，遣送至剩下八人。祖父母暨諸弟妹亦撤歸回鄉，僅母親妻兒兩弟留港。劫後餘生，維持三年零八個月，日軍投降，父親輾轉覓路回歸，重振故業，百廢待舉，僥倖所謀順遂，父再奔走南洋各地，予則苦守香港，悉心經營，數年間所獲頗豐，恢復夾萬廠、紐扣廠、木板廠、糖廠、果欄、麻包舖。於汕頭創辦罐頭廠、銀

信局、蔴紵業；代理天津冬菜，露酒、淅醋。營運業東華中土產，輸往南洋星馬泰、印尼、緬甸、婆羅州、越棉寮、菲律賓等地，客戶越數百家。又在星洲、曼谷、安順、檳城、日本橫濱等地創分行。韓戰前後，與南韓、漢城、仁川、釜山、濟洲等地，往來貿易，都有所穫，乃於港九置產，冀盼恢復戰前毀於炮火之罐頭廠。不料家父勞碌奔走過度，一九五五年重陽後一日，驟卒辭世，壽僅六十二。家業重擔，落予肩上，硜硜自守，幸保不墜。

洎自一九四九大陸易幟，風雲變色，歷經三反五反，清算鬥爭，一損再損。國內企業，初則合營，繼則國營，終則無營。員工批鬥老闆，田戶誣掐田主苛待。種種荒唐行徑，罄竹難書，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傢俱珍藏，俱遭虛擲，文化革命，無法無天，禍災所及，痛心疾首，不願憶苦，何來思甜。

祖父先於一年（一九五四）過世，享壽八十六。先父方在承辦遺產手續中，翌年又卒，待予承繼，連納雙重遺產稅，為數甚鉅。先父以個人產業擔保店中銀行透支，負債在店，資產在父，納稅更多，羅掘俱窮，苦難應付。

一九六七年暴動，百業蕭條，所業頓廢，坐食山崩，地產狂跌。正因為家父信用太好，銀行超額透支，一旦外債未可收回，銀行透支額「落雨收傘」，逼在眉睫，以地產賤賣抵償，偌大家產，在我這個「敗家仔」手中盡毀，盪然無存，正應相士所批：我是「富屋窮兒」，愧對弟妹！

予樂於助人，在校時兼任學生會財政，評議會主席，校刊編輯，消費合作社經理、圖書館員、校友會主席。入世後又擔任多個商會、鄉親會、慈善團體、宗教團體、行業公會、文化團體、藝術戲劇團雅好文藝，九歲時就與友儕創辦「藝園」雜誌社，經辦夭折的刊物凡十數種。主編過循環日報的《文藝週刊》與《兒童週刊》、華僑日報的《劇影藝術》、香港年鑑的《報業》專欄，撰寫文字於旅

遊雜誌及各地報刊者，積疊起來，相信超過身高，是否「著作等身」，不敢自況。

一九六二年創辦「維多利亞聯青社」，一九七九年創辦全女班「紫荊聯青社」。其後歷任香港地區總監，東南亞區地域總監，代表採訪澳洲紐西蘭友社，參加世界大會、亞洲大會，加入「香港中文筆會」，代表筆會參加在多倫多滿地可所辦世界大會，代表「奧斯卡」在日本舉行的世界大會。主辦過「文藝講座」、「文藝座談」、「文藝叢展」的活動，發動慶祝「蘭亭花甲」，籌辦聯青聾啞中心」，一九七五年時，與岑才生、容宜燕、伍楚生、李運源等人創辦「全港青年學藝比賽」，至今未撤。也領過英皇榮譽勳章，算得是有「荷蘭水蓋」。

飽經憂患，歷盡滄桑，可幸保得身壯力健，一九八三年移民加拿大後，再不戰戰競競，勞勞役役，冀望頤養天年，許我若干歲都可以，天主有召，隨時報到。■

後記

我心中的父親

父親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病逝於多倫多慈恩醫院，魂歸天國，在世寄居八十載。那時大姊錦如正積極籌備出版他的新書「楓葉寄情」，所有稿件已在付梓中。

因為雙親自從一九八三年移民多倫多後，一直住在我家，所以我對爸爸的晚年生活起居，最為清楚，承大姊邀我寫一篇我個人的感想，印在書末與各親友、讀者分享，算是後記。

我覺得爸爸與我們眾兄弟姊妹間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從沒有用嚴父訓導子女的口吻對我們說話，卻是用「言行身教」的方式來教導子女。他對中國文學的喜好，對各種藝術的欣賞，推廣文藝的活動，社團服務等等行為，都是對我們眾子女影響深遠的，我們能從他這些多姿多采的生活中接觸和學習到各方面的知識和待人處事的應有態度。

我記得在小時候，在爸媽睡房間的入牆衣櫃裡的掛衣叢後面，是時常藏有一高身玻璃瓶，裝載着「拖菲糖」。有一次在我偷偷的拿來吃時，卻打破了那瓶子。在驚慌中，我卻把那破瓶推藏回原位。之後，爸爸為了獎賞我測驗成績好，就伸手入衣叢中拿糖，卻被那破玻璃瓶割得指破血流。當時我在現場目睹一切，實在嚇得又驚慌，又慚愧。事後他明白了一切時，他並沒有對我大發雷庭，亦沒有懲罰我，只是耐心的對我解說，我這種所作所為的錯誤和嚴重性，過後還繼續給我一粒糖。他處理這件事情的方法，令我以後對多種事情的處理態度，都有很深遠的正面影響，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是沒有忘記。

我雙親是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婦，他們互相關懷，互相忍讓扶持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機會實際體驗到夫妻相處之道。在媽媽患病期間，爸爸是無時無刻的在她身旁照顧她，每天天還未亮時，他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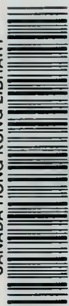
樓下煮早餐，拿藥物等到床邊餵給她吃。每晚都替她按摩推拿來減低她的痛楚。爸爸這種愛的表現。對我影響很大，我自己對爸爸生前的護理，亦只不過是他愛心精神的繼續而已。

我比較幸運，在眾兄弟姊妹們中，我能參與父親各種活動的機會比較多。在小時候，都能常有機會與爸爸一同看球賽，看話劇，遊片場看拍電影，參加「庸社」旅遊活動，參加青年會的各種活動，到中英劇社看他們排劇等等的多種團體活動。從這些活動中，我開始對各事都感興趣，亦開始認識到群體生活的經驗。後來我漸漸成長了，更有機會「叨陪末席」，伴他出席各種場合，認識到各界的世叔伯前輩等，因而能啟發自己更多方面的興趣，得到多方面的知識，實是得益良多。

爸爸的一生是幸福的，有美滿的婚姻，兄弟和睦，親朋戚友們都對他愛護尊重，兒孫孝順，在各界都有好朋友，他在文化，社會的貢獻亦能得到認同。而且在他最後的十多年，更熱心隨主，在靈性、人際方面都能得到滿足。他今天雖然已歸天家，暫時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是永遠存在我們眾多子女的心中。現時他在主懷中安息，大家都很安心。

姚季堃寫於多倫多
一九九九年一月

書名	楓葉寄情
Title	Memories from the Land of Maple Leaf
著作者	姚漢樑
Author	Iu Hon Leung
出版人	姚錦如
Publisher	Dr. Esther Tan
出版地點	加拿大
Place of Publication	Canada
出版日期	一九九九年三月
Date of Publication	March, 1999
本冊印行	一千本
No. of Copy	1,000 copies
ISBN	0-9684881-0-2





作者伉儷五十年代家居照